

卷三

咽喉痛 牙齒痛 鼻淵 目痛

耳痛 附耳聾 口舌 血症

遍身骨痛 白膏藥

卷四

五鬱 咳嗽 喘 怔忡 驚悸

虛煩 不寐 健忘 癩癩

狂病 呆病 呃逆

辨證奇聞

辨證奇聞目錄

卷一

傷寒門

中寒門

卷二

中風門

痺證門

脇痛門

頭痛門

腰痛門

六陳散

卷三

咽喉痛門

牙齒痛門

目痛門

耳痛門 附耳聾

血症門

徧身骨痛門

卷四

五鬱門

咳嗽門

怔忡門

驚悸門

心痛門

腹痛門

鼻淵門

口舌門

白膏藥

喘門

虛煩門

不寐門
狂病門

卷五

關格門

臑脹門

卷六

火熱症門

痿証門

卷七

痙瘓門

大瀉門

八仙藥酒方

卷八

大便閉結門

健忘門
呆病門

中滿門

厥症門

暑症門

消渴門

汗症門

痢疾門

癩癩門
呃逆門

翻胃門

春溫門

燥症門

五癰門

癰疽門

即痞塊也

小便不通門

內傷門

疝氣門

痰症門

卷九 婦人科

帶門

調經門

安胎門

難產門

產後諸病門

卷十 外科

背癰門

大腸癰門

對口癰門

臂癰門

多骨癰門

奔豚門

血枯門

受妊門

小產門

血暈門

下乳門

肺癰門

小腸癰門

腦疽門

乳癰門

惡疽門

陰痿門

血崩門

妊娠惡阻門

鬼胎門

胞衣不下門

肝癰門

無名腫毒門

囊癰門

肚癰門

疔瘡門

楊梅瘡門

脚疽門

療癰門

接骨門

物傷門

小兒科

驚疳吐瀉門

疹證門

腰疽門

鬢疽門

痔漏門

金瘡門

癩門

便蟲門

喫泥門

掌疽門

唇疔門

頑瘡門

九龍神針

刑杖門

痘瘡門

胎毒門

太醫院院使錢海岳錢一松著

咽喉痛門

人有感冒風寒一時咽喉腫痛甚急變成雙蛾者其症痰涎稠濁口渴呼飲疼痛難當甚則有勺水不能入喉此陽火壅阻於咽喉視其勢若重而病實輕也夫陽火者太陽之火也太陽之火即膀胱之火也膀胱之火與腎經之火為表裏膀胱之火動而腎經少陰之火即來相助故直冲於咽喉之間而肺脾胃三經之火亦復相隨而上升於是借三經之痰涎盡阻塞於咽喉結成火毒而不可解治之法似乎宜連數經而治之矣然而其本實始於太陽泄膀胱之火而諸經之火自安矣但咽喉之地近於肺太陽既假道於肺經而肺經險要之地即狹路之戰場也安有舍戰場要地不解其圍而先搗其本國者乎所貴有兼治之法也方用破隘湯 桔梗三錢 甘草二錢 柴胡一錢 白芍五錢 玄參三錢 麻黃一錢 天花粉三錢 山豆根一錢 水煎服一劑而咽喉寬再劑而雙蛾盡消矣方中散太陽之邪者居其二而散各經之邪居其五而尤加意於散肺之邪者由近以散遠也人有一時喉忽腫大而作痛吐痰如湧口渴求水下喉少快已而又熱呼水咽喉長成雙

蛾既大且赤其形宛如雞冠。此喉痺之症。即俗稱之纏喉風也。蓋陰陽二火兼熾也。一火者少陽之相火。一火者少陰之君火也。二火齊發。其勢更暴。咽喉之管細小。而火不得遽泄。遂遏抑於其間。初作腫而後成蛾也。蛾有二。一雙蛾。一單蛾也。雙蛾生兩毒。兩相壅擠。中間反留一線之隙。可通茶水。藥劑尚可下嚥。若單蛾則獨自成形。反塞住水穀之路。往往有勺水而不能嚥者。藥物既不可嚥。又從何路以進藥哉。法宜先用刺法。一則刺少商等穴也。尚欠切近。用刀直刺其喉腫之處一分。則喉腫必少消。可用吹藥以開之。吹藥方用胆礬一分。牛黃一分。皂角燒灰末一分。射香三厘。冰片一分。為絕細末。和勻吹入喉中。必大吐痰而愈。此後用煎劑。方名救喉湯。射干一錢。山豆根二錢。玄參一兩。麥冬五錢。甘草一錢。天花粉三錢。水煎服。一劑而全愈也。若雙蛾不必用刺法。用此方為妙。方中用玄參為君。實足以瀉心腎君相之火。况又佐之豆根射干花粉之屬。以祛邪而消痰。則火自歸藏。而咽喉之間。闕門肅清矣。

人有咽喉腫痛。日輕夜重。喉間亦長成蛾。宛如陽症。但不甚痛。而咽喉之際。自覺一線乾燥之至。飲水嚥之少快。至水入腹而腹又不安。吐涎如水甚多。將涎投入清水中。即時散化為水。人以為此喉痛而生蛾也。亦用瀉火之藥。不特查無一驗。且反增其重。亦有勺水

而不能下嚥者何也。蓋此症為陰蛾也。陰蛾則日輕而夜重。若陽蛾則日重而夜輕矣。斯少陰腎火下無可藏之地。直奔而上。炎於咽喉也。治之法宜大補腎水。而加入補火之味。以引火歸藏。下熱而上熱。自寒矣。方用引火湯。熟地三兩。巴戟天一兩。茯苓五錢。麥冬一兩。此五味二錢。水煎服。一劑而火自下歸。咽喉之腫痛全消。二劑即全愈。方用熟地為君。以大補其腎水。麥冬五味為佐。以重滋其肺金。金水相資。子母原有滂沱之樂。水旺足以制火矣。又加入巴戟之溫。而又是補水之藥。則水火既濟。水趨下而火已有不得不隨之勢。更增之茯苓之前導。則水火同趨。而共安於腎宮。不啻有琴瑟之俱諧矣。又何必用桂附大熱之藥。以引火歸原乎。雖桂附為引火歸原之聖藥。胡為反棄而不用。不知此等之病。因水之不足。而火沸騰。今補水而仍用大熱之藥。雖曰引火於一時。畢竟耗水於日後。予所以不用桂附。而用巴戟天。取其能引火。而又是補水。腎中無乾燥之虞。而咽喉有清肅之益。此巴戟天所以勝桂附也。

人有咽喉乾燥。久而疼痛。人以為此肺金之燥。乃肺熱之故也。誰知是腎水之涸竭乎。夫肺金生腎水者也。肺氣清肅。自然下生腎水。惟其肺氣甚虛。則肺中津液。僅可自養而已。如腎水大耗。日來取給。則剝削之痛。烏能免乎。譬如父母未有不養贍其子者也。而處困

窮窘迫之時。則無米之炊。何能止索飯啼飢之哭。倘其子成立。自能顧家。為父母者。不特可以取資。而亦可免迫索之苦矣。乃其子又伶仃狼狽。不善謀生。既無倉廩之豐盈。更多金錢之耗費。則子貧而父母更貧。其乾枯之狀。有不可形容者矣。肺腎又何獨不然。故欲救肺之乾燥。必先救腎之枯涸也。方用子母兩富湯治之。熟地三兩麥冬三兩水煎服。一劑而燥少止。三劑而痛少止。十劑而燥與痛盡去也。熟地滋腎。救肺子之苦也。麥冬滋肺。救腎母之涸也。上下兩治。腎水有潤澤之歡。則肺金自無焦焚之迫。然人子而無憔悴之色。則父母自有安樂之愉。此肺腎之必須兼治。而熟地麥冬。所以並用而能出奇也。人有生喉癰於咽門之間。以致喉嚨疼痛者。其症必先作癢。面紅耳熱而不可忍。其後嚙唾之時。時覺乾燥。必再加嚙唾而後快。久則成形。而作痛。變為楊梅之紅瘰。或痛或癢。而為癰矣。夫癰必有虫。咽喉之地。防範出入。以稽防盜賊。豈可容奸細之流盤踞。為巡查之卒。其漏泄真情。亦甚多矣。夫盜賊在闕門。主帥豈明知故縱乎。亦其平日失於覺察。聽其容隱。而不知祛逐。及其後根深蒂固。雖欲殺之而不能矣。故世人往往得此病。恬不為意。到不能治。而追悔於失治也。不其晚乎。然而人之成此病也。實亦有不易知之故。此病因腎水之耗。以致腎火之沖。而肺金又燥。清肅之令不行。水火無既濟之歡。金火有相刑之

勢兩相戰鬪於闕隘之間。焚燒而用火攻傷殘必多。而瘡痍聚集。久戀於敗。燐廢礫之際。以為樓止。築壘以居。懸崖而窟。有不可祛除之患矣。治之法。仍須補腎中之水。而益其肺氣。以大滋其化源。兼用殺虫之味。以治其癬。庶幾正固而邪散。而虫亦可以盡掃也。方用化癬神丹。玄參一兩。麥冬一兩。五味子一錢。白薇一錢。鼠粘子一錢。百子三錢。甘草一錢。紫苑二錢。白芥子二錢。水煎服。二劑而痛疼少痊。又服四劑。而癬中之虫盡死矣。即不可仍用此方。另用潤喉湯。熟地一兩。山茱萸四錢。麥冬一兩。生地三錢。桑白皮三錢。甘草一錢。貝母一錢。薏仁五錢。水煎服。連服十劑。而癢與痛俱治矣。方中更加肉桂一錢。饑服。再為善後之策。又萬舉而萬全也。蓋從前多用微寒之藥。恐致有脾胃之傷。加入玉桂之補火。則水得火而無冰凍之憂。土得火而有生發之樂。下焦熱而上焦自寒也。人有生長膏梁。素耽飲酒。又勞心過度。以致咽喉臭痛。人以為肺氣之傷也。誰知是心火太盛。移其熱於肺乎。夫飲酒傷胃。胃氣薰蒸。直乎肺氣之熱矣。然而胃氣薰肺。而胃土實生肺也。故飲酒尚未傷肺。惟勞心過度。則火起於心。而肺乃受刑矣。况胃火助之。則火性炎上。而咽喉乃成燔燒之路。自然唾涕稠粘。口舌乾燥。氣腥而臭。而痛症乃成矣。蓋心主五臭。入肺為腥臭。又何疑乎。方用解腥丹。甘草二錢。桔梗二錢。麥冬五錢。桑白皮三錢。

喉痛

枯苓一錢 天門冬三錢 生地三錢 貝母五分 丹皮三錢 水煎服。連服二劑而痛止矣。再服四劑。自自治矣。此方治肺而兼治心。治心而兼治胃者也。因膏粱之人。其心肺之氣血原虛。不滋益二經之氣血。而但瀉其火。則胃中之氣血必傷。反增其火熱之焰矣。妙在補肺以涼肺。補心以涼心。補胃以清胃。而火自退。舍咽喉不止痛。而痛自定也。人有咽喉腫痛。食不得下。身發寒熱。頭疼且重大。便不通。人以為熱也。誰知是感寒而成之者乎。然而人不敢信為寒也。論理用逍遙散。散其寒邪。而咽喉之痛即解。雖然。人不敢信為寒。以用祛寒之藥。獨不可外治以辨其寒乎。法用木通一兩。葱十條。煎湯。浴於火室中。如是熱病。身必有汗。而咽喉之痛不減也。倘是感寒。雖湯火大熱。淋洗甚久。斷然無汗。乃進逍遙散。必然得汗。而咽喉之痛立除。此法辨寒最確。而不特拘之以治感寒之喉痛也。

牙齒痛門

人有牙齒痛甚不可忍。每至呼號。眼淚鼻涕俱出者。此乃臟腑之火旺。上行於牙齒而作痛也。治法不瀉其火。則不能取效之捷。然火實不同。有虛火。有實火。大約虛火動於臟。實火起於腑。而實火之中。有心包之火。有胃火。虛火之中。有肝火。有脾火。有肺火。有腎火。同

一齒痛何以別之。不知各經在齒牙之間。各有部位也。而門牙上下四齒同屬心包也。門牙旁上下四齒屬肝也。再上下四牙乃胃也。再上下四牙乃脾也。再上下四牙乃肺也。再上下四牙乃腎也。大牙亦屬腎。腎經有三牙。齒多者貴。治病不論多寡。總以前數分治之。多驗。火既有如許之多。而治火之法。宜分經以治之矣。雖然。吾實有統治火之法。方用治牙仙丹。玄參一兩。生地一兩。水煎服。無論諸火服之均效。察其為心包之火。加黃連五分。察其為肝經之火也。加炒梔子二錢。察其為胃經之火也。加石膏五錢。察其為脾經之火也。加知母一錢。察其為肺經之火。加黃芩一錢。察其為腎經之火也。加熟地一兩。飲一劑。而火輕。再劑而火散。四劑而平復。加故矣。夫火既有虛實之不同。何以一入而均治。不知火之有餘。無非水之不足也。我滋其陰。則陰陽之火。無不相戢矣。况玄參尤能瀉浮遊之火。生地亦能止無根之焰。二味又瀉中有補。故虛實咸宜。實治法之巧。而得其要領也。况又能辨各經之火。而加入各經之藥。有不取效之盡神乎。或曰。火生於風。牙齒之疼。未有不兼風者。但治火而不治風。恐非妙法。不知火旺則生風。未聞風大而生火。人身苟感風邪。則身必發熱。斷無風止入牙而獨痛之理。治火兼治風。此世人之悞。治火病而用風藥。反增其火熱之勢。故止痛而愈。添其痛矣。或疑膀胱有火。肝經有火。心經有火。大小腸三

新說奇聞 卷二
焦有火。何俱遺之而不言。不知臟病則腑亦病。腑病則臟亦病。治臟不必治腑。瀉腑不必
又瀉臟。况膀胱心與三焦大小腸。俱不入於齒牙。故略而不談也。

人有多食肥甘。齒牙破損而作痛。如行來行去者。乃虫痛也。夫齒乃骨之餘。其中最堅。何
能藏虫乎。不知過食肥甘。則熱氣在胃。胃火日沖於口。齒之間而濕氣乘之。則濕熱相搏
而不散。而虫生於牙矣。初則止生一二虫。久則蕃衍而且多。於是虫損其齒。遂致墮落。一
齒既朽。又蝕餘齒。往往有終身之苦者。此等之病。必須外治。若用內治之藥。未必殺虫。而
臟腑先受傷矣。方用五靈至聖散。五靈脂三錢。研絕細末。白微三錢。細辛五分。骨碎補
五分。各研為細末。先用滾水含漱。齒牙至淨。然後用前藥末五分。滾水調如稀糊。令漱齒
半日。至氣急吐出。如是者三次。痛止而虫亦死矣。斷不再發。蓋齒痛原因虫也。五靈脂白
微。殺虫於無形。再加入細辛以散火。骨碎補以透骨。引五靈脂白微直進於骨肉。則虫無
可藏。盡行剝殺。虫死而痛自止也。

人有牙痛日久。上下牙床盡行腐爛者。至飲食而不能。日夜呼號。此胃火獨盛。上升於
牙。有升無降之故也。人身之火。惟胃最烈。火在何處。即於所在之處受病。火原易升。不易
降也。火既升於齒牙。而齒牙非藏火之地。於是焚燒於兩頰。而牙床紅腫。久則腐爛矣。似

樂而不至於上越矣。方用八味地黃湯加骨碎補治之。一劑而痛止。五劑而痛不發也。蓋六味地黃湯補其腎水。桂附引火以歸於命門。何又加骨碎補之多事耶。不知補水引火之藥。不先入齒中。則痛之根不能除。所以必用之。以透入齒骨之中。而後直達於命門之內。此拔本塞源之妙法耳。

人有上下齒牙疼痛難忍。閉口少輕。開口更重。人以為陽明之胃火也。誰知是風閉於陽明太陽二經之間乎。此病得之飲酒之後。開口向風而卧。風入於齒牙之中。留而不出。初少疼而後大疼也。論理去其風宜愈。而風藥必耗人元氣。因虛以入風。又耗其氣。則氣愈虛。風邪必欺正氣之怯而不肯出。疼終難止也。古人有用灸法甚神。灸其肩尖微近骨後縫中。小舉臂取之。當骨解陷中。灸五壯即差。但灸後項必大痛。良久乃止。白芷三分。石膏二錢。升麻三分。胡桐淚一錢。當歸三錢。生地五錢。麥冬五錢。乾葛一錢。天花粉二錢。細辛一錢。水煎服。一劑輕。二劑即愈。不必三劑也。此方補藥重於風藥。正以風得補而易散也。

人有上下齒痛甚。口吸涼風則暫止。閉口則復作。人以為陽明之火盛也。誰知是溼熱壅於上下之齒而不散乎。夫濕在下易散而濕在上難祛。蓋治濕不外利小便也。水濕下行

其勢順水濕上散其勢逆且濕從下受易於行濕從上感難於散故濕熱感於齒牙之間散之尤難以飲食之水皆從口入必經齒牙不已濕而重濕乎濕重不散而火且更重矣所以經年累月而痛不能止也治之法必須上祛其濕熱而又不司單利夫小便也佐之以風藥則濕得風而燥熱得風而涼濕熱一解而齒痛自愈矣

按原板不載方

鼻淵門

人有無端而鼻流清水者年深歲久則流鼻涕又久則流黃濁之物如膿如髓腥臭不堪聞者流至十年而人死矣此病得之飲酒太過臨風而卧風入胆中胆之酒毒不能外泄遂移其熱於腦中而腦得熱毒之氣又不能久藏從鼻之竅而出矣夫腦之竅通於鼻而胆之氣何以通於腦而酒之氣何以入於胆耶凡善於飲酒者必其人酒先入胆也胆不能受酒而能滲酒酒經胆之滲則酒之氣盡解倘多飲而過於醉則胆且不及滲矣胆不及滲則胆不勝酒即不及化酒而火毒存乎其中人卧則胆氣不行又如寒風之吹則胆更不舒矣夫胆屬木最惡者寒風也外寒相侵則內熱愈甚胆屬陽而頭亦屬陽胆之熱不能久藏於膽中必移其熱而上走於頭矣腦在頭之中頭無可藏熱之處必遇穴而即入况胆與腦原相通者乎腦之穴大過於胆遂樂於相安居之而不肯還入於胆矣迨居

既久而動極思遷。又尋竅而出。乃順趨於鼻矣。火毒淺而涕清。火毒深而涕濁。愈久而愈流。愈流而愈重。后則涕無可流。併腦髓而盡出。欲不死而不可得者矣。治之法。治其腦可也。然治其腦而又仍治其胆者。探淵之治也。方用取淵湯。辛夷二錢。當歸三兩。柴胡一錢。炒梔子三錢。玄參一兩。貝母一錢。水煎服。一劑而涕減。再劑而涕又減。三劑而病全愈。蓋辛夷最能入胆。引當歸以補腦之氣。引玄參以解腦之火。如柴胡梔子以舒胆中之鬱熱。則胆不來助火。而自受補氣之益也。然不去止鼻中之涕者。清腦中之火。益腦中之氣。正所以止之也。蓋鼻原無涕。遏上游出涕之源。而何必截下流之水乎。此治法之神耳。或疑當歸過於多用。不知腦水盡出。不大補則腦之氣不生。辛夷耗散之物。非可常用之也。故乘其引導。大用當歸以補腦添精。不必日後之再用。倘後日減去辛夷。即重用當歸無益矣。此用藥先後之機。又不可不識也。人疑當歸之不可多用者。不過嫌其性滑。有妨於脾耳。誰知腦髓直流之人。必髓不能化精者也。精不能化。則精必少矣。精少則不能分布於大腸。必有乾燥之苦。然則用當歸以潤之。正其所喜。又何慮之有。

人有鼻流清涕。經歲經年而不愈。人以為內熱而成腦漏也。誰知是肺氣之虛寒乎。夫腦漏即鼻淵也。原有寒熱二症。不止胆熱而成之也。然同是鼻淵。而寒熱何以分之。蓋涕臭

者熱也。涕清而不臭者寒也。熱屬實，寒屬虛。寒，茲但流清涕而不腥臭，正虛寒之病也。熱症亦用清涼之藥，寒症宜用溫和之劑。倘概用散而不用補，則損傷肺氣，而肺金益寒。愈流清涕矣。方用溫肺止流湯：呵子一錢，甘草一錢，桔梗三錢，石首魚腦骨五錢。煨過存性，為末。荆芥五分，細辛五分，人參五分，水煎服。一劑即止流矣。不必再服也。此方氣味溫和，自能暖肺，而性又帶散，更能祛邪。故奏功如神。或謂石首腦骨，古人以治內熱之鼻淵，是石首腦骨疑為寒物，何以用之以治寒症之鼻淵也？吾恐鼻淵皆熱而非寒也。不知鼻淵實有寒熱二症，而石首腦骨寒熱二症皆能治之。但熱症之涕通於腦，寒症之涕出於肺。我用羣藥皆入肺之藥也，無非溫和之味。肺既寒涼，得溫和而自解，復得石首腦骨佐之，以截腦中之路，則腦氣不下陷，而肺氣更閉矣。所以一劑而止流也。

人有鼻塞不通，濁涕稠黏，已經數年。人以為鼻淵，而火結於腦也。誰知是肺經鬱火不宣，有似乎鼻淵，而非鼻淵乎？夫鬱病五臟皆有，不獨肝木一經之能鬱也。內經曰：諸氣憤鬱皆屬於肺。肺氣鬱則氣不通，而鼻乃肺經之門戶。故肺氣不通，而鼻之氣亦不通也。難經云：肺熱甚則出涕。肺本清虛之府，最惡者熱也。肺熱則肺氣必粗，而肺中之液必上沸而結為涕。熱甚則涕黃，熱極則涕濁。敗濁之物，豈容於清虛之府，自必從鼻之門戶而出矣。

方用逍遙散加減治之。柴胡二錢當歸三錢白朮二錢陳皮五分甘草一錢黃芩一錢
茯苓二錢白芍三錢白芷一錢桔梗三錢半夏一錢水煎服一劑輕二劑又輕連服八劑
全愈此方治肝木之鬱者也何以治肺鬱而亦效不知道逍遙散善治五鬱非獨治肝經一
部之鬱已也况又佐之桔梗散肺之邪加之黃芩瀉肺之熱且引羣藥直入肺經漸鬱之
不宣者故壅塞通稠濁化耳

目痛門

人有目痛如刺觸兩角多眵羞明畏燈見日則濇兩泡浮腫淚濕不已此肝木風火作祟
而脾胃之氣不能升騰故耳人生後天以脾胃為主脾胃一受肝木之制則土氣遏抑土
氣不伸則津液乾涸木無所養而水氣亦乾枯於是風來襲之則木更加燥眼目肝之竅
也肝中無非風火之氣而目中欲其清涼無故也豈可得乎惟是肝經既燥則目痛偏生
淚也何哉蓋腎氣救之耳肝為腎之子腎子為風火之邪所困燃眉之禍必求救於腎母
而腎痛其子必以水濟之然而風火未除所濟之水與風火相戰腎欲養木而不能肝欲
得水而不敢於是目不得水之益而反得水之損矣而水終為木之所喜而火終為木之
所畏日為陽火而燈為陰火故兩忌之耳治之法自當以祛風滅火為先然而徒治風火

而不用和解之法則風不易散而火不易息也方用息氛湯 柴胡二錢 當歸三錢 白芍

三錢 天花粉二錢 白蒺藜三錢 蔓荊子一錢 甘菊花三錢 草決明一錢 炒梔子三錢 白茯苓

三錢 水煎服二劑而火退再服二劑而羞明畏燈畏日之症除再服二劑諸症盡愈也

此方瀉肝木之風火而又善調脾胃之氣更佐之治目退翳之品真和解之得宜也

人有目痛既久終年累歲而紅赤不除致生努肉扳睛拳毛倒睫者乃悞治而成者也大

凡目疾初痛則為邪盛目疾久痛則為正虛正虛之病而悞以邪盛之法治之則變為此

症矣世人不悟動以外治不知內病未全而用外治之劫藥鮮不受其害者我今特傳一

方凡有努肉扳睛拳毛倒睫者服之無不漸愈但不能取效之速也蓋眼病既經悞治而

成此病其由來非一日也然則藥又何可責其近功乎方名磨翳丹 葳蕤一斤 甘菊花

一斤 當歸一斤 白芍一斤 陳皮二兩 柴胡三兩 同州蒺藜一斤 白芥子四兩 茯神半斤 各

為末密為丸每日早晚白滾水送下五錢服一料全愈此方用攻於補之中不治風而風

息不治火而火亡不治努肉而努肉自消不去拳毛而拳毛自去萬勿視為平平不奇而

不知奇寓於平之中也 人有目痛之後迎風流淚而不已者至夜則目暗不明一見燈光兩目乾澀此乃少年時

斷喪元氣。又加時眼不守色。戒以致傷損大皆。故皆內之孔不閉。一見風寒。即透入其孔。內氣既虛。外邪難杜。故爾出淚也。夫淚生於心。大皆正心之竅也。傷心則淚出。傷大皆而亦淚出者。正見內外之關切也。傷大皆即傷心也。然則欲止大皆之不出淚。安可不急補其心乎。然而徒補心亦正無益。必須兼腎與肝而治之。使腎水以生肝木。而肝木更能補心也。方用固根湯。葳蕤一兩。當歸五錢。白芍五錢。熟地一兩。麥冬五錢。甘菊三錢。菖蒲三分。柴胡五分。水煎服。連服四劑。即不畏風。再服四劑。見風不流淚矣。再服十劑。全愈。葳蕤最善止淚。加之當歸白芍以補肝。熟地以滋腎。暨之麥冬以補心。佐之甘菊菖蒲。柴胡以舒其風火。而引諸經之藥。以塞其淚竅。此固其根本而末症自愈也。

人有患時眼之後。其目不痛而色淡紅。然羞明惡日。與目痛無異。此乃內傷之目。人誤作實火治之。又加不慎色慾。故爾如此。若再作風火治之。必有失明之悲。必須大補其肝腎。使水旺以生肝木。旺以祛風。則木得液以相養。而虛火盡散也。方用養目湯。熟地一兩。白芍五錢。麥冬五錢。當歸一兩。葳蕤五錢。山茱萸四錢。北五味一錢。甘草一錢。甘菊花二錢。柴胡五分。水煎服。二劑而目明。又二劑而羞明之症。痊更四劑而紅色盡除而愈矣。此方妙在大補腎肝。全不去治目。正所以治目也。世醫之患。每在執拘成方。不顧目之虛實。

一味以治火為主為古人之所愚也吾深為之歎息云古今來執火之一字以治目不知壞天下之眼幾百萬矣予所以特傳此方以云救也幸治目者察其虛實如知其虛即以此方投之效應如响正不必分前後也然初起即是內傷之目痛又從何處辨之我有辨症之妙法日間痛重者陽火也乃是實症夜間痛重者陰火也乃是虛症虛症即用此方急治之隨手建功何至變生不測哉

人有陰火上冲兩目紅腫淚出而不熱羞明而不甚日出而痛輕日入而痛重此非虛症之痛乎然而此症之虛不在肝而在腎也腎中無火下焦寒甚乃逼其火而上行浮遊於目而目痛也治之法不可瀉火而宜補火并不可僅補火而兼宜補水腎中之寒而火不存實腎中少水而火無養也水火原不可兩離補水即以補火則水不寒補火即宜補水則火不燥治陰虛火動之症者無不當兼治何獨於治目者殊之此補火之必宜補水也方用八味地黃湯加減 熟地 一兩 山茱萸 五錢 甘菊花 三錢 肉桂 一錢 山藥 五錢 茯苓 三錢 澤瀉 三錢 丹皮 三錢 柴胡 五分 白芍 五錢 水煎服一劑而陰火歸源目疾頓愈抑何其治法之神乎益陰陽之道歸根最速吾用六味大滋其腎中之水加肉桂以溫其命門之火火喜水養即隨水而同歸於本宮龍雷亦靜而雲漢之間火光自散有不成青天白

日之世界乎。况又佐之柴胡白芍甘菊風以吹之。通大澤之氣。而雷火更且安然也。人有能近視而不能遠視者。近視則蠅脚細字。辨晰秋毫。遠視則咫尺之外。不辨真假。人以為肝血之不足也。誰知是腎火之本微乎。腎火者先天之火也。是火存於腎水之中。近視之人。既非水之不足。何致火之無餘。不知先天之火。天與之也。生來火微。火微者。光焰自短。蓋眼目之中。不特神水涵之。抑亦神火藏之也。天下光能照遠者。火也。試看江上煙波之中。漁火明透於數十里之外。水氣嵐煙不得而掩之也。如漁火細小。則光亦不大。而若隱若現之象矣。可見火盛者。光照遠。火衰者。光照近也。近視之人。正神火之微耳。神火者。藏於目中。而發於腎內。治近視之病。必補腎火為主。然而火非水不養。雖近視之人。原有腎水。能保其後。天之不斲削乎水中。補火小易之道也。方用養火助明湯。熟地五錢。山茱萸三錢。歲麩五錢。巴戟天一兩。肉桂一錢。麥冬三錢。北五味子三分。枸杞三錢。水煎服一月之后。自然漸能遠視也。但服藥之時。必須堅忍色慾。為妙。否則亦得半之道。倘服之。與陽恃之。為善戰之資。多至泄精。不特目難遠視。且有別病之生。此方補命門之火。所以助其陽也。雖助陽無非益陰。本無他害。仍恐不善受益者。借陽以作樂。故戒之如此。非此方之不善也。

人有目痛二瞳子大於黃精視物無準以小為大人以為內熱多之故也誰知是氣血之虛而驟用熱物火酒以成之者乎夫五臟六腑之精皆上注於目而瞳子尤精之所注也故精足者則瞳子明精虧者則瞳子暗是人之視物全責之瞳子之精矣然而視物而知有無責於瞳子之虛實視物而昧大小何也蓋筋骨氣血之精而為脉并為系上屬於腦腦熱則瞳子散大矣而腦之所以熱者由於多食辛熱之物也火酒則酒中最熱之漿也且其氣又主散腦中之精最惡散而最易散也熱而加散腦氣又烏能安然無恙乎自必隨熱隨散矣腦氣既熱則難於清涼腦氣既散則難於靜固欲瞳子之不散大得乎瞳子既然散大又烏能視物有準大小無殊哉治之法以解熱益氣為主而解熱必須滋陰滋陰自易降火然後於滋陰之中佐之酸收之味始能斂瞳神之散大也方用斂瞳丹 熟地一兩 山茱萸五錢 白芍一兩 當歸五錢 黃連三錢 五味子一錢 人參三錢 甘草一錢 地骨皮五錢 柴胡五分 柞木子三錢 陳皮五分 黃柏五分 水煎服連服四劑瞳子漸小再服四劑而視物有準矣服一月全愈此方涼血於補血之中瀉邪於助正之內祛酒熱於無形收散精於不覺實有不知其然而然之妙較東垣李子治法為更神也

人有病目數日目中生翳由下而上其所生翳色作澹綠狀瞳子痛不可當人以為肝木

之風也。誰知是腎火乘肺。肺火與腎火相合而不解乎。夫腎主黑色。肺主白色。白與黑相
 合必變綠色也。目翳現綠。非腎肺之為病乎。惟是腎為肺之子。肺為腎之母也。二火何以
 相犯。二火之相犯者。乃子母之變耳。母剋子。則子宜順受也。子刑母。則母宜姑息也。似乎
 相犯者無關輕重。而何以目翳盡變綠色。且目中之翳由下而上。是子犯母明矣。母慈者
 易犯。亦緣母之過柔也。母柔即弱之謂也。天下安有母旺而子敢犯者乎。是治之法。補母
 而子之逆可安矣。雖然。子之敢於犯母者。雖天性之凶逆。亦從旁之人。必有以導之。始敢
 安於逆而不顧腎火之犯肺者。亦經絡之多不調也。補肺金以安腎。又烏可不調其經絡
 以孤腎火之黨乎。方用健母丹。麥冬一兩。天門冬一兩。生甘草一錢。桔梗三錢。黃芩一
 錢。茯苓三錢。青蒿三錢。白芍三錢。丹參三錢。陳皮三分。天花粉二錢。水煎服一劑而綠色
 退。四劑而目翳散。十劑全愈。此方用二冬以補肺。用甘草桔梗以散肺之邪。用黃芩以退
 肺之火。用青蒿以瀉脾胃之熱。白芍以平肝胆之氣。丹參以清心內之炎。是臟腑無非清
 涼。而腎臟邪火安能作祟。譬如一家叔伯弟兄之中。盡是正人君子。羣來解勸而忤逆
 之兒。即不愧悔自艾。斷不能增添其橫。而為犯上之亂矣。此方之所以妙也。
 人有兩目無恙。而視物皆倒植。人以為肝氣之逆也。誰知是肝葉之倒置乎。夫目之系通

於肝而肝之神注於目。肝斜則視邪。肝正則視正。肝直則視直。肝曲則視曲。肝歧則視歧。此亦理道之常也。今視物倒植者。乃肝葉掛而不順耳。此必因吐而得者。蓋吐則五臟反覆。而肝葉開張壅塞於上焦。不能一時迅轉。故肝葉倒而視物亦倒也。治法宜再使之吐。然而一吐而傷五臟。再吐不傷五臟之血氣乎。但不吐而肝葉不易遽轉。吾於吐之中。而仍用其和之法。使得吐之益。而不致有吐之傷。方用安臟湯。參蘆鞭二兩。瓜蒂七箇。甘草一兩。荊芥三錢。水煎三大碗。頓服之。即用鵝翎掃喉中。必大吐。吐後而肝葉必順矣。瓜蒂散原是吐藥。又加參蘆鞭甘草荊芥者。於補中以行其吐。即於吐中以安其經絡。又何至五臟之反覆。以重傷其氣血哉。此乃吐之變法也。凡虛人而宜用吐法者。皆可照此法治之。

人有驚悸之後。目張不能瞑。百計使之合眼。不可得。人以為心氣之弱也。誰知是肝胆之氣結乎。雖五臟六腑皆稟受脾土。上貫於目。而目之系實內連肝胆也。肝胆血足而氣舒。肝胆血虧而氣結。然此猶平居無事之謂也。肝胆逢驚則血縮。肝胆逢悸則血止。血止血縮而氣乃因之而結矣。氣結則肝胆之系不能上通於目。而目之睫不能下矣。治之法。必須解其氣之結。而氣之結不易解也。仍當補其肝胆之血。血旺而氣伸。氣伸而結乃解也。

方用解結舒氣湯。白芍一兩。當歸一兩。炒棗仁一兩。郁李仁三錢。水煎服。一劑而目乃
瞑矣。白芍平肝胆之旺。於瀉中能補。當歸滋肝胆之枯。於補中能散。炒棗仁安心之藥也。
安心則不必取資於肝胆。子安而母更安也。郁李仁善能去肝胆之結。入之於三味之中。
尤易入肝而舒滯。走肝而去鬱也。所以一劑奏功耳。

人有無故忽視物為兩人。以為肝氣之有餘也。誰知是腦氣之不足乎。蓋目之系。下通於
脾。而上實屬於腦。腦氣不足。則肝之氣應之。肝氣太虛。不能應腦。於是各分其氣以應物。
因之見一為兩矣。孫真人曰。邪中於頭。因逢身之虛。其入深則隨目系於腦。入於腦則轉。
轉則目系急。急則目眩。以轉邪中之睛。所中者不相比。則睛散。睛散則歧。故見為兩物。此
言尚非定論。治之法。必須大補其肝氣。使肝足以應腦。則肝氣足。而腦氣亦足也。方用助
肝益腦湯。白芍藥二兩。當歸一兩。人參三錢。郁李仁二錢。柴胡五分。天花粉二錢。細辛
五分。川芎三錢。甘菊花五錢。薄荷八分。生地五錢。天門冬三錢。甘草一錢。白芷三分。水煎
服。一劑而視物為一矣。二劑全愈。此方全是益肝之藥。非益腦之品也。不知補腦必須添
精而添精必須滋腎。然而滋腎以補腦。而肝之氣不能遽補也。不若直補其肝。而佐之祛
邪之藥。為尚。蓋腦氣不足。而邪得以居之矣。不祛邪而單補其精。於腦氣正無益也。治肝

正所以益腦矣。治法之巧者。

人有病目之後。眼前常見禽鳥昆蟲之飛走。捉之則無。人以為怪。而不知非怪也。乃肝胆血虛有痰而閉結之也。夫肝胆屬木。木中無血以潤之。則木氣過燥矣。內燥必取給於外水。然而肝胆喜內水之資。而不喜外水之養也。於是外水不變血而變痰。血資肝胆則有益。痰侵肝胆則有損。且血能入肝胆之中。痰難入肝胆之內。痰既在外。反壅塞肝胆之竅。而氣不能展矣。見禽鳥昆蟲之飛走者。皆痰之作祟也。怪病皆起於痰。又何疑焉。治之法。益肝胆之血。而兼消其外壅之痰。自易奏功也。方用四物湯加味治之。熟地三錢。白芍五錢。當歸一兩。川芎一錢。酸棗仁五錢。青箱子三錢。茯苓三錢。陳皮一錢。甘草一錢。半夏三錢。白朮二錢。水煎服四劑。目無所見矣。此方用四物湯以滋肝胆。用茯苓半夏白朮以分消其濕痰。人盡知之也。惟加入棗仁青箱子。別有妙理。蓋青箱子走目中之系。棗仁去心內之迷。心氣清而痰易出。目系明而邪自散也。然但用二味。而不合前藥同用。正未能出奇制勝耳。

人有目痛之餘。兩目白眚。盡變為黑。目亦不疼不痛。仍能視物無恙。毛髮直如條鐵。痴痴如醉。不言不語。人以為血憤之症也。誰知是腎邪之乘心乎。夫心屬火。腎屬水。二經似乎

相剋然而心火非腎水不能養腎水不上交於心則心必有煩噪之憂但腎水僅可相資於心而不可過侮夫心也欺心之不足而過將腎水以相資則心自受益矣惟是腎氣乘心本欲救心之枯也而腎中倘有邪水亦挾之資心則心不受傷乎心受腎邪本是死症乃不死而但現黑色於目者以腎來救心而非犯心也心畏腎邪而又不取明彰腎之過白皆變黑赤白難分毛髮直豎非怒極之驗乎痴如醉不言不語非挾制太甚無可如何之象乎治之法宜斬關直入急救君主垂危祛蕩腎邪撥亂反正之為得也方用轉治湯

茯苓五錢

人參五錢

附子二錢

五靈脂末

二錢

菖蒲一錢

白芥子三錢

白朮五錢良

姜一錢

水煎服

一劑而痴醉醒

二劑而毛髮軟

三劑而黑皆解

四劑而全愈

夫腎中之邪

不過寒溫之氣也

用辛燥溫熱之劑自易去邪况又佐之奪門之將輔之引路之人有不

復國於須臾定亂於頃刻哉

人有月經不通三月忽然眼目紅腫疼痛如刺人以為血虛而不能養目也誰知是血壅而目痛乎夫經水不通似乎血枯之症然而血過於盛則肝氣反閉塞而不通經既不通則熱無可泄不下行而轉壅於上而肝之竅開於目乃走肝而目痛矣此等之痛肝脉必大而有力或弦而滑必非細澹微緩無力之狀也治之法不可補血以助熱宜通經以瀉

肝方用開壅湯 紅花 三錢 當歸尾 三錢 牛膝 二錢 桃仁 十四粒 柴胡 二錢 大黃 一錢 香附 一錢 鬱金 三錢 天花粉 二錢 玄胡索 一錢 水煎服一劑而經通再劑而目愈此方全不治目但去通經經通而熱散熱散而目安也

耳痛門附耳聾

人有雙耳忽然腫痛內流清水久則變為膿血者身發寒熱耳內如沸湯之響或如蟬鳴此少陽胆氣不舒而風邪乘之火不得散故生此病法宜舒發胆氣而佐之祛風瀉火之藥則愈矣然有治之而不效者何也蓋胆受風火之邪燥乾胆汁徒用祛風瀉火之湯則胆汁愈乾胆火愈熾風借火威火愈焚燒而耳病轉甚矣方用潤胆湯 白芍 一兩 當歸 一兩 柴胡 一錢 炒梔子 二錢 元參 一兩 天花粉 三錢 菖蒲 八分 水煎服一劑而痛輕二劑而腫消三劑而膿血止四劑而寒熱盡除十劑而全愈也歸芍不特入胆而且入肝也胆病而肝必病平肝則胆亦平也柴胡梔子亦是舒肝之藥舒肝正所以舒胆肝氣既舒則肝血必旺肝血既旺而胆汁有不潤濡者乎胆汁既濡而邪風邪火已有不治自散之機乃加天花粉之逐痰則風火無黨用菖蒲通耳中之竅引元參以退浮遊之焰自然風火漸祛上焦清涼而耳病隨愈也

人有耳中如針之觸而生痛者。並無水生。止有聲沸。人以為火邪。作祟者。而不知非火邪也。乃腎水之耗也。夫腎開竅于耳。腎氣不足。則耳閉。然耳閉之前。必非安然而即閉也。其先必痛而後閉。其必痛而後閉者何也。蓋腎火冲之也。火冲而不得出。則火之路塞。而不通。於是火不再走於耳而成聾矣。但火既上冲於耳。而火之路何以致塞。人多未知其故。蓋亦火冲之故也。火日冲於耳之竅。則耳竅之內。有物塞之矣。譬如火坑之邊。日用火以焚之。則薪化為炭。而炭成灰。歲久年深。必致壅阻無路。故此等之病。必須速治。否則成聾而難治矣。方用益水平火湯。熟地一兩 生地一兩 麥冬一兩 元參一兩 菖蒲一錢水煎服一劑而痛止。二劑而響息。三劑而全愈。而耳不再痛也。四味乃補水之藥。又能於水中瀉火。且不損傷腎氣。腎水既足。則腎火自降。菖蒲引腎氣而上通。火得路而上達。又何有阻抑之虞乎。此等之病。老人最多。老人耳聾。雖高壽之徵。似可不必施治。不知已成之聾。不必治。未成之聾。正不可不治也。此方治已聾者。當有奇功。矧治未聾之耳。有不取效之捷哉。

人有耳痛之後。雖愈而耳鳴如故者。人以為風火猶在耳也。仍用祛風散火之藥。而鳴且更甚。然以手按其耳。則其鳴少息。此乃陽虛而氣閉也。治宜補陽氣為主。而兼理其肝腎。

之虛方用發陽通陰湯治之。人參二錢。茯苓三錢。白朮二錢。黃芪三錢。肉桂五分。熟地

五錢。當歸二錢。白芍三錢。柴胡一錢。甘草五分。白芥子二錢。荆芥炒黑二錢。水煎服。一劑

輕。二劑愈。不必三劑也。此方即十全大補之變方也。治氣血之虛者。實有相益。茲何治陽

虛而亦宜也。不知陽虛而陰亦未有不俱虛者。倘單補陽虛。以助其虛陽。恐陽旺陰衰。轉

動其火。不若兼補其陰。則陰足以制陽。陰陽相濟。而彼此氣通。則蟬鳴之聲頓除也。

人有雙耳聾閉。雷霆喧呼之聲。終不相聞。而耳內並不疼痛。此大病之後。或年老之人。則

有之。乃腎火內閉。而氣塞也。最難取效。然而得其法。正未難也。法當內外兼治。為妙。內治

之法。必須大補其心腎。雖耳屬腎。而非心氣之相通。則心腎不交。反致阻塞。故必用補腎

之藥。使腎之液滋於心。即直用補心之劑。使心之氣降於腎。心腎之氣既交。自然上升。而

通於耳矣。方用啟竅丹。熟地二兩。山茱萸五兩。麥冬一兩。遠志三錢。五味子二錢。石菖

蒲一錢。炒棗仁三錢。茯神三錢。柏子仁三錢。水煎服。一連四服。而耳中必然作響。此欲開

聾之兆也。再照前方服十劑。而外用龍骨一分。雄鼠胆汁一枚。射香一釐。冰片三釐。研極

細末。為丸。分作三丸。綿裹之塞耳中。不可取出。一晝夜即通矣。神效之極。耳通後。仍用前

湯再服一月。後用六味丸大劑吞服。以為善後之計。否則恐不能久聰也。

人有平居無事。忽然耳聞風雨之聲。或如鼓角之鳴。人以為腎水之盛也。誰知是心火之亢極乎。凡人心腎兩交。始能上下清甯。以司視聽。腎不交於心。與心不交於腎。皆能使聽聞之亂。然而腎欲交於心。而心必能受。心欲交於腎。而腎必能受者。始慶相安也。倘腎火大旺。而心必畏腎之炎。而不敢下交於腎矣。二者均能使兩耳之鳴。但心不交於腎者。耳鳴輕。腎不交於心者。耳鳴重。今如聞風雨而鼓角者。正鳴之重也。治之法。欲腎之氣復歸於心。必須使心之氣。仍歸於腎。方用兩歸湯。麥冬一兩黃連二錢生棗仁五錢熟地一兩丹參三錢茯神三錢水煎服二劑而鳴止四劑不再發此方涼心之劑也心既清涼則腎不畏心之熱而樂與來歸原不必兩相引而兩相合也況方中全是益心滋腎之品不特心無過燥之虞而且腎有大潤之樂自不啻如夫婦之同心有魚水之歡而無乖離之感也又何至喧闐於一室爭嚷於兩階哉

人有不交感而兩耳無恙。一交接婦女耳中作痛。或癢發不已。或流臭水。以涼物投入則快甚。人以為腎火之盛也。誰知是腎火之虛乎。夫腎中之火。乃龍雷之火也。火旺則難動而易息。火衰則易動而難息。其故何哉。蓋火旺者水旺也。火衰者水衰也。水衰則不能制火。而火易動。水衰則不能養火。而火難息耳。然則欲人之易動者而難動。必使水之既衰。

者而不衰也。欲火之難息者而易息，必使火之不旺者而仍旺也。故補水必須補火，而水乃生亦補火，必須補水而火乃盛，二者原兩相制而兩相成也。腎開竅於耳，腎之水虛則腎之火亦虛矣。腎之水火兩虛，則耳又安能實哉？此瘖痛之所以作於交感之後，正顯其腎中水火之虛也。治之法，必須補腎中之火，而火不可獨補也，必須於水中補之，方用加減八味丸湯。熟地一兩，山茱萸五錢，丹皮五錢，澤瀉二錢，茯苓三錢，山藥五錢，麥冬五錢，北五味一錢，肉桂二錢。水煎服一劑而痛輕，再劑而痛止，三劑瘖亦止，四劑而水不出也。十劑全愈。此方補火而亦補水也。然而補水多於補火者，以火不可過旺也。水旺於火，而火有安甯之樂，火引於水之中，水資於火之內，則火不至易動而難息，又何易上騰於耳門作痛作瘖，以輕於出水哉？

人有因怒氣發熱，經來之時，兩耳出膿，兩太陽作痛，乳房脹悶，寒熱往來，小便不利，臍下滿築。人以為腎與膀胱之熱也。誰知是肝氣之逆，火盛血虧乎？夫腎雖開竅於耳，耳病宜責之腎。然而肝為腎之子，腎氣既通於耳，則肝之氣未嘗不可相通者。子隨母之象也。況肝藏血，怒則血不能藏矣。經來之時，宜血隨經而下行，不宜藏於經絡，而作痛滿脹悶也。不知肝喜疏泄，怒則氣逆而上奔，氣既上逆，而血又何肯順行於下而為經乎？勢必散走

於經絡而不得泄。則火隨鬱勃之氣而上冲兩耳之間。乃化為膿水而流出於腎母之竅。臭太陽者。膀胱之位也。腎與膀胱為表裏。肝走腎之竅。獨不可走膀胱之路乎。小便不利。正肝氣之乘膀胱也。腎之氣通於腰臍。臍下滿築者。正肝氣之乘腎也。至於乳房脹悶。尤肝逆之明驗。以兩脇屬肝之部位。而乳房乃兩脇之際也。治之法。舒肝氣而使之順。不必治耳而耳自愈也。方用加味逍遙散。白芍一兩。柴胡二錢。當歸一兩。甘草一錢。陳皮一錢。茯神三錢。白朮五錢。炒梔子一錢。天花粉二錢。枳殼五分。丹皮三錢。水煎服二劑。而諸症皆痊。此乃平肝之聖藥。亦解怒之神劑也。補血而無阻滯之憂。退火而更鮮寒涼之懼。不必治腎。而治腎已包於其中。不必通膀胱。而通膀胱已統於其內。世人不知變通之法。往往棄而不用。深可嘆息者也。

口舌門

婦人產子。舌出不能收。人以為舌脹也。誰知是難產心驚之故乎。夫舌乃心之苗。心氣安而舌安。心氣病而舌病。產子而胞胎已破。欲顧子而母命恐亡。欲全母而子命難保。其心中驚恐。自必異於常時。心氣既動。心火必不寧矣。胎胞之系。原通乎心也。用力以產子。而心為之懼。故子下而舌出也。舌出不收。心氣過升之故。治法必先降氣為主。古人有以恐

勝之者然舌出由於心驚復因聲以增其恐吾恐愈傷心氣矣。雖舌驟收未必隨收而隨出也。故降氣必須補心而不可徒增其恐也。方用助氣鎮心丹。人參三錢。茯神二錢。菖蒲五分。硃砂一錢。不可火製。五味子一錢。水煎。含漱久之。然後嚥下。一劑即收。二劑全愈。此方用硃砂以鎮心。而又得人參以生氣。氣旺則火自歸心。火歸而心定。舌亦隨時而自收矣。又何必增其恐懼而氣始下哉。

人有舌下牽強。手大指次指不仁。兩臂麻木。或大便秘結。或皮膚赤暈。人以為風熱之病也。誰知是惱怒所致。因鬱而成之者乎。夫舌本屬陽明胃經之土。而大腸之脈散居舌下。舌下牽強。是陽明胃與大腸之病也。然而胃與大腸之病。必非無因而至。因肝木之氣不伸。木剋胃土。則土虛而不能化食。遂失養於臂指經絡之間。而麻木不仁之症生。臂指經絡既不能養。又何能外潤於皮膚乎。此赤暈之所以起也。胃土受肝木之剋。則胃氣太燥。無血以資大腸。因熱以生風。腸中秘結。益失穀道之職矣。治之法。必須通大腸而健胃。然肝氣鬱塞。不平肝以補血。又何濟乎。方用八珍湯加減治之。人參一錢。當歸五錢。白芍五錢。柴胡一錢。陳皮五分。甘草一錢。槐角一錢。白朮一錢。熟地五錢。半夏五分。茯苓一錢。水煎服。二劑輕。四劑又輕。十劑全愈。八珍湯補氣補血之方也。加入柴胡以舒肝。增入槐

角以清火。肝之鬱解。而胃之氣自旺。胃氣旺而轉輸無難。搬運無滯矣。

血症門

人有一時狂吐血者。未有不本之火者也。然吐血雖起於火。而血已吐出。如傾盆。則火必變為虛火矣。實火可瀉。而虛火不可瀉。況血已吐出。無血養身。而又用瀉火之藥。以重傷其胃氣。毋論血不驟生。而氣亦不能遽固。往往至氣脫而死者。比比然也。治之法。不可止血。而當活血。尤不可活血。而急當固氣。蓋氣固則已失之血。可以漸生。未失之血。可以再旺耳。方用固氣生血湯。黃芪一兩。當歸五錢。荆芥炒黑二錢。水煎服。一劑而血止。再劑而氣旺。四劑而血各歸經。不至再吐矣。此方即補血湯之變。其妙全在荆芥引血歸於氣分之中。引氣生於血分之內。氣血之陰陽既交。則水火之陰陽自濟。斷不至臟腑經絡。再至拂逆。使血之沖擊。而再嘔也。至於有形之血。不能速生。無形之氣。所宜速固。大約此方。治初起吐嘔狂血者。最妙。若吐血既久。未可多服。

人有久吐血而未止。或半月而一吐。或一月而一吐。或三月而數吐焉。或終年而一吐。雖未咳。嗽而吐痰不已。委困殊甚。此腎肝之病也。夫吐血未必皆是腎肝之病。然吐血而多。經歲月。未有不傷腎肝者。腎肝既傷。則水不能養肝。而肝木必燥。木既燥。而就龍雷之火。

不能安於木中。必下剋於脾胃。而脾胃寒虛。就龍雷之火。乃逆沖於上。以欺肺金之弱。挾胃中之血。遂火旺而沸騰。隨口而出矣。治之法。必腎肝肺三經統補為妙。方用三台救命湯。熟地半斤。麥冬三兩。丹皮二兩。水煎二碗。一日服盡。不再吐。熟地補腎以滋肝也。麥冬清肺以制肝也。丹皮去肝中浮遊之火。而又能引上焦之火。以下歸於腎臟。使血之歸經也。然非大用之。則火勢燎原。何能止抑其炎天之勢。故必如是之重劑。則滂沱大雨。而遍野炎氛始轉寢息。消歸於烏有。至於火息血靜。用地黃丸調理於三年。非延生之善計乎。願人守而服之。以當續命膏也。

人有吐黑血者。雖不至於傾盆。而痰嗽必甚。口渴思飲。人以為此火也。然此火為何火乎。乃腎經之實火也。夫腎有虛而無實。何以致此。蓋腎中之火。而又挾心包相火。並起而上冲耳。腎火不可瀉。豈心包之火。亦不可瀉乎。然而心包之火。可瀉。而腎終不可瀉。瀉心包之火。必致有傷於腎。然則終何以瀉之乎。吾瀉其肝。則二經之火不瀉。而自瀉也。肝為心包之母。而腎之子也。母弱而子不能強。子虛而母亦自弱耳。方用兩瀉湯。白芍一兩。丹皮一兩。地骨皮一兩。炒黑梔子三錢。元參一兩。水煎服。連服二劑。而黑血變為紅色矣。再服二劑。而咳嗽除。血亦止。真神效也。夫黑色乃北方之色也。黑血屬腎。而乃兼屬之心火。

洋登前開
卷三
血症

恐非至理之談。而不知火熱之極。投之水中。必化為烏薪矣。心包之火。同入腎中。則火極似水。又何疑乎。今用兩瀉之湯。雖瀉肝木。其實仍是兩瀉心包。與腎經也。火得水而解。血得寒而化。此黑血之所以易變。而吐之所以易止也。

人有感觸暑氣。一時氣不及轉。狂嘔血塊而不止者。此暑邪犯胃也。其症必頭痛如破。汗出如雨。口必大渴。發狂亂吐。若作虛症治之。必反增劇。如當歸補血湯。又不可輕用也。法宜清暑熱之氣。而佐之下降歸經之藥。則氣不逆而血自安矣。方用 青蒿一兩 當歸五錢 荊芥炒黑 三錢 石膏一兩 麥冬 五錢 元參 五錢 大黃一錢 水煎服。一劑而暑氣消。口渴止。二劑而血歸於經。諸症悉愈。不可再用三劑也。此方名為解暑止血湯。妙在青蒿能於解暑之中。而善退陰火。則陰陽既濟。而拂逆之氣自除。於是以前石膏退胃火。以麥冬退肺火。以元參退腎火。荊芥從上焦而引火下行。又得大黃迅逐。不再停於胃。又恐血既上越。而大腸必加燥結。加入當歸之滑。以助其速行之勢。故旋轉如環。而取效甚捷也。

人有痰中吐血如血絲者。日間則少。夜間則多。咳嗽不已。多不能眠。此乃腎中之火。沖入咽喉。而火不得下歸於命門。故火沸為痰而上升。而心火又欺肺金之弱。火來相刑。是水之中。兼有大火之氣。所以痰中見血絲也。方用化絲湯。熟地一兩 麥冬一兩 貝母一錢 元

參五錢 茯苓五錢 蘇子一錢 地骨皮二錢 沙參三錢 荊芥一錢 水煎服。一劑而血絲少。再劑而血絲斷矣。此方肺腎心三經兼治。加之去痰退火之劑。消弭於無形。故能成功之速。倘不用補劑。而惟事於去痰退火。吾恐痰愈多。而血愈結也。惟是既愈之後。不可仍服此方。服益陰地黃丸甚妙。方用 熟地一斤 山藥八兩 麥冬十兩 北五味三兩 山茱萸八兩 丹皮六兩 茯苓六兩 地骨皮十兩 澤瀉四兩 蜜為丸。服一年永不再發。人有久吐血而不能止。百計止之而不效者。蓋血犯濁道也。夫火不盛則血不吐。氣不逆則血亦不吐也。然氣逆由於火盛。欲治氣逆。必須降火。然而火盛既久。則火不能盛。氣逆既久。則氣更加逆矣。似乎瀉火易而轉氣難。然而火瀉則氣亦隨之而轉矣。但火久則變為虛火矣。虛火宜引而引火之藥。多是辛熱之味。恐引火之藥太多。反有助逆之慮。不若壯水以鎮陽火之為得也。方用壯水湯 熟地二兩 生地一兩 荊芥炒黑二錢 三七根末三錢 水煎調服。一劑而血即止。再劑而血即斷。不再發也。熟地與生地同用。則補精之中。而即寓止血之妙。荊芥引血而歸於經絡。三七根即隨之而斷其路徑。使入之而不再出也。炎炎之火。得水自消。急急之氣。亦得水而降。此中之理。不可與淺見寡聞者道也。人有大怒吐血。其色則紫。其氣則逆。兩脇脹滿作痛。此怒氣傷血。不能藏而吐也。肝本藏

血何以怒則不藏乎。蓋肝蓬怒則肝葉開張。血即不能藏矣。肝氣本急。怒則更急。急則血自難留。故一湧而出。往往有傾盆而吐者。況肝中原有龍雷之火。因怒而火盛。今血既吐出。擊動其火。於是劈木焚林而上越矣。血既上湧。肝無血養。自然兩脇作痛。輕則脹滿也。治之法。急宜平其肝氣。而少加清涼之品。則怒氣一平。而龍雷之火。必至收藏。而血症可愈。倘一味用止血之藥。反足以拂其火熱之性。動其嘔道之機也。方用平肝止血散。白芍二兩。當歸一兩。荆芥三錢。炒梔子二錢。甘草一錢。丹皮三錢。水煎服。一劑而肝氣平。二劑而吐血止。三劑氣不逆。而脹痛亦盡除也。芍藥平肝。而又能益肝中之氣血。同當歸用之。則生血活血。實有神功。丹皮梔子。不過少涼其血。以清其火。以便荆芥之引經。甘草之緩急也。

人有咯血者。血不驟出。必先咳嗽不已。覺喉之下。氣不能止。必咯出其血。而後快。人以為肺氣之逆也。誰知是腎氣之逆乎。腎氣者。腎中之虛火也。虛火之盛。由於真水之衰。水衰則不能制火。而火遂逆沖而上矣。然既逆沖於上。則血宜大吐矣。何以必咳而出也。蓋肺氣阻之也。夫肺為腎之母。腎水者。肺之順子也。腎火者。肺之嬌子也。肺本生腎水者也。肺生腎水。而不生腎火。惡嬌子之凌犯。而有鄙薄之心。而子因肺母之養腎水。而不養腎火。

於是罵詬呼號而上犯劫奪肺金之血而肺又不肯遽予。故兩相揮掣而咯血也。方用六味地黃湯。熟地一兩。山茱萸五錢。山藥五錢。麥冬一兩。五味子一錢。茯苓三錢。澤瀉三錢。丹皮三錢。水煎服。連服四劑。血不咯矣。服一月全愈。用六味湯以大滋其腎。水用麥冬五味以大益其肺。金自足以制火之有餘。何至於血之再咯而出哉。譬如家有逆子而長子賢良。又有金玉必為逆子所畏。而母又強健。清肅懼畏之不暇。何敢恃愛而橫逆乎。既無橫逆之事。豈有盜母之財物。輕棄如遺哉。此治水而不須瀉火之明驗也矣。

人有嗽血者。因咳嗽而出血也。其症多因勞傷而成。耗損腎水。水不能分給於各臟。而又不慎於女色。則水益涸矣。水涸而肺金必來相生。以泄肺金之氣。而無如腎水日日之取給也。則子貧而母亦貧矣。夫貧子盜母之資。則母有剝膚之痛。求救於胃。而胃又受肝火之凌。則胃不敢生肺。肝木生火。則心火必旺。心火一旺。必來乘肺。肺受外侮。必呼子以相援。而腎子水衰。不能制火。火欺水之無用。凌肺愈甚。肺欲避之。子宮而腎子之家。又窘迫乾枯。無藏身之地。勢不得仍返於本宮。而咳嗽吐血矣。治之自宜救肺。然而徒救肺而腎之涸如故。則肺之液仍去。顧腎而肺仍傷也。故治肺仍須補腎。腎水足而肝木平。腎水足而心火息。不必治肺而肺安矣。方用 麥冬二兩。熟地二兩。地骨皮一兩。丹皮一兩。白芥

子三錢水煎服。一劑而嗽輕。二劑而咳輕。連服十劑。咳嗽除而血亦自愈。麥冬與熟地同用。乃肺腎子母兩治之法也。加入地骨皮者。實有微義。蓋嗽血必損其陰。陰虛則火旺。然此火旺者。仍是陰火。而非陽火也。我用地骨皮以解骨髓中之內熱。則腎中無煎熬之苦。自然不索於肺金。而肺中既潤。自然清肅之氣下濟於腎內。子母相安。則腎水漸濡。可以養肝木。可以制心火。外侮不侵。家庭樂豫。何至嘔有煩言。而有損耗之失哉。至於白芥子。不過消膜膈之痰。無他深意。以陰虛咳嗽者。必有痰。故取其不耗真陰之氣也。人有鼻中流血。經年經月而不止者。或愈或不愈。雖鼻中流血。較之口中吐血者。少輕。然而聽其流血而不治。與治之而不得其法。皆能殺人。蓋吐血犯胃。而衄血犯肺。胃為濁道。肺為清道也。犯濁道則五臟盡皆反覆。犯清道則止肺經一臟之逆也。然而犯清雖輕於犯濁。而氣逆則一逆則變症多端。故皆能殺人。治法惟調其肺氣之逆。但肺氣何以致逆乎。亦成於肺金之火也。夫肺屬金。本無火也。肺金之火。仍是腎水之火也。腎因心火之侵。而腎水來救。久之腎水乾涸。而腎火來助。火與火鬪。而血乃妄行。從鼻而上。越矣。然則調氣之法。舍調腎無他法也。而調腎在於補水以制火。方用止衄湯。生地一兩。麥冬三兩。元參二兩。水煎服。一服即止。麥冬直治其肺金之匱乏。生地元參以解其腎中遏抑之

火退而氣自順。氣逆既順而血自歸經矣。然此方倘畏重減輕。則火勢炎炎。未易止遏。正不能取效也。

人有耳中出血者。涓涓不絕。流三日不止。而人死矣。此病世不常有。然而實有其症也。耳者。腎之竅也。耳中流血。自是腎虛之病。然而腎虛血不走胃。不從口出。而偏從耳出者。正有故也。蓋心包火引之也。心包之火。與命門之火。原自相通。二火沸騰。則血不走胃而走耳矣。蓋胃為心包之子。胃恐腎火之害心。而兼害胃。故引其火而上走於耳。而諸經所過之地。盡捲土而行。故血乃隨之而出也。雖耳竅甚細。不比胃口之大。無沖決之虞。而涓涓不絕。豈能久乎。故必須急止之。方用麥冬一兩熟地二兩菖蒲一錢水煎服。一劑而效如

響。方名填竅止氣湯。用熟地以填補腎經之水。麥冬以息心包之焰。二經之火息。而耳竅不閉。則有孔可鑽。雖暫止血。未必不仍然越出也。故用菖蒲引二味直透於耳中。又引耳中之火。而仍返於心包。火歸而耳之竅閉矣。如此用藥之神。真有不可思議之妙。

人有舌上出血不止者。其舌必然紅爛。其裂紋之中。有紅痕之現。血從痕中流出。雖不能一時殺人。然而日加困頓。久亦不可救援也。此症乃心火大炎。而腎中之水不來相濟之故也。夫心必得水以相養。邪水犯心則死。真水養心則生。故心腎似乎相剋。而其實相生。

也。今腎水不交於心，則欲求腎之養而不可得，乃求救於舌下之廉泉。終日取給其津液，未免火氣薰蒸於舌矣。夫廉泉有水，能灌注五臟。然而腎水足而廉泉之水亦足，腎水枯而廉泉之水亦枯。譬如江河之水旺而井水亦滿也，今腎水既不濟於心之中，又何能越心而上升於唇口之上。此廉泉欲自養方寸之舌而不能，又何能濟心之炎熱乎。故泉脈斷而井甃裂，亦無濟於心，而并爛其舌。舌既爛矣，清泉泥滓，必流紅水而成血也。治之法，必大補其心腎，使心腎交濟，而舌之血不斷而自止也。方用護舌丹：丹皮三錢，麥冬三錢，桔梗三錢，甘草一錢，元參五錢，人參一錢，熟地一錢，五味子一錢，黃連三分，肉桂一分，水煎服。一劑而舌之血即止，連服四劑而舌之爛亦愈。此方全不去治舌，而奏功甚神者，交其心腎也。心腎交而心之氣下通於腎矣，寧再求濟於舌乎。舌不耗津於心，則舌得自養矣。此不治舌，正勝於治舌也。不止血而正勝於止血耳。

人有齒縫出血者，其血之來如一線之標，此乃腎火之沸騰也。夫齒屬腎，腎熱而齒亦熱，腎虛而齒亦虛，腎欲出血而齒即出血矣。雖然齒若堅固，則腎即欲出血無隙可乘，又從何處出血哉。似乎治齒縫標血，必須治齒也。然而徒治齒又正無益，仍須治腎。蓋腎為本而齒為末也。夫腎火沸騰，乃龍雷之火也，直奔於咽喉，血直從口出矣。何以入於齒耶。蓋

腎火走任督之路而上趨於唇齒無可出之路乘齒縫有隙而出之龍雷之火其性最急而齒縫之隙細小不足以暢其所出故激而標出如線也方用六味地黃湯加麥冬五味骨碎治之 熟地一兩 山藥四錢 萊菔四錢 丹皮五錢 澤瀉三錢 茯苓三錢 麥冬五錢 五味子一錢 骨碎補一錢 水煎服一劑而血即止也連服四劑永不再發六味地黃湯大補腎中之真水水足而火自下降火降而血不妄行矣又仍慮補腎水而水不易生用麥冬五味子以補其肺又從腎之化源而補之也補肺而水尤易生加入骨碎補透骨以補其漏則血欲不止而不可得矣

人有膈中流血者其血不十分多血雖流出人亦不十分狼狽然膈通氣海關元命門鳥可泄氣乎雖血流非泄氣之比而日日流血則氣亦隨之而泄矣可不急治乎治之法自應閉塞膈門然而不清其源而徒閉其門亦徒然也夫膈之所以出血者乃大小腸之火也二火齊旺則必兩相爭鬪於腸中小腸之火欲趨出於大腸而大腸之火欲升騰於小腸兩不相受而火乃無依上下皆不可泄因膈有隙乃直攻其隙而火出於膈而血亦隨之矣然則治膈之出血可不急安其大小腸之火乎然而大小腸之所以動火以腎經乾燥無水以潤之也故治大小腸之火仍須以治腎為主方用兩止湯 熟地三兩 山藥

黃一兩 麥冬一兩 北五味 五錢 白朮 五錢 水煎服。一劑即止血不流。四劑除根。熟地 山藥 以補腎水。麥冬五味以益肺氣。多用五味子者。不特生水。而必取酸而斂之也。加白朮以利腰膈。腰膈利則水火流通。自然大小腸各取給於腎水。而無相爭之亂。水足而火息。血不止而自止也。按方用山藥而後論言山藥。悉照原本問者宜詳參。

人有九竅流血者。其症氣息奄奄。欲臥不欲見日。頭暈身困。人以為崇憑之也。而不知不然。蓋熱血妄行。散走於九竅也。視其症若重。然較吐血走一線者。反輕。引血歸經。則血不再流也。其故何哉。夫人一身之中。無非血也。九竅出血。乃由近而遠。非盡從臟腑而出。耳然而治之法。仍須治臟腑。而不可止治經絡。以臟腑能統攝經絡也。方用當歸補血湯。加味治之。當歸一兩 黃芪二兩 荆芥炒黑三錢 人參三錢 白朮五錢 生地五錢 水煎服。一劑即止血。二劑不再流矣。熱血妄行。不清火而反補其氣。得毋疑氣旺之助火耶。不知血已妄出。火已泄矣。不必又去清火。血之妄行者。由於氣之虛也。氣虛則不能攝血。血得火而妄行。於是逢竅則錯也。今補其氣。則氣旺矣。氣旺則自能攝血也。倘用止抑之法。則一竅閉矣。而眾竅安保其盡閉乎。此補血湯之所以妙也。況又加味以行氣而涼血。又未嘗無清火之味。焉得不奏功如神哉。

人有大便出血者。或糞前而先便。或糞後而始來。人以為糞前來者。屬大腸之火。糞後來者。屬小腸之火。其實皆大腸之火也。夫腸中本無血也。因大腸多火。燥乾腸中之液。則腸薄而開裂。血得從腸外而滲入之矣。腸之裂。竅在上。則血來遲。腸之裂。竅在下。則血來速。非小腸之能出血也。小腸出血。則人且立死。蓋小腸無血。如有血。則心傷矣。心傷。安能存活乎。大便出血。統小腸論之。以辨症。則可。謂大便之血。以糞前屬之小腸。則不可也。故治便血之症。宜單治大腸。然而大腸之所以出血。非大腸之故也。腎主大小便。腎水無濟於大腸。故火旺而致便血也。方用 熟地 一兩 當歸 一兩 生地 一兩 地榆 三錢 木耳末 五錢 水煎調服。一劑即止。二劑全愈。方名三地湯。此方精血雙補。則腸中自潤。既無乾燥之苦。自無滲漏之患。况地榆以涼之。木耳以塞之。有不取效之速者乎。

人有小便溺血者。其症痛溢。馬口之間。如刀割刺。觸人以為小腸之火也。而不知非也。小腸出血。則人立死。安得痛楚而猶生乎。因人不慎於酒色。欲泄不泄。受驚而成之也。精本欲泄。因驚而縮入。則精已離宮。不能仍反於腎中。而小腸又因受驚。不得直洩其水。則水積而火生。於是熱極而煎熬。將所留之精。化血而出於小便之外。其實乃腎經之精。而非小便之血也。治之法。宜解其小腸之火。然而解火而不利其水。則水壅而火仍不得出。精

血又何從而外泄哉。方用水火兩通丹。車前子三錢。茯苓五錢。木通一錢。梔子三錢。黃

柏一錢。當歸五錢。白芍一兩。扁豆一錢。生地一兩。水煎服。一劑而溢痛除。二劑而溺血止。

三劑全愈。不必用四劑也。方中通利水火。而又加之平肝補血之藥者。蓋血症最忌肝木

尅脾胃。則脾胃之氣不能升騰。而氣乃下陷。氣陷而血又何從而外散乎。今平其肝。則肝

氣舒。而脾胃之氣亦舒。脾胃之氣既舒。而小腸之水。水火兩通矣。敗精有不速去者乎。

人有皮毛中出血者。或標出如一線。或滲出如一絲。或出於頭上。或出於身中。或出於兩

脰之間。皆肺腎兩經之虧。火乘隙而外趨也。此等之症。舍補腎水無第二法之救。然而補

腎之功。緩必須急。補其氣之旺。則肺金自旺。而皮毛自固矣。方用肺腎兩益湯。熟地二

兩。人參一兩。麥冬一兩。三七根末三錢。水煎服。一劑而血即止矣。再用六味地黃湯加麥

冬五味。調理一月不再發。方中熟地以壯水。麥冬以益金。金水相資。則肺腎之火自息。血

自歸經。又何自走入皮毛而外泄。况方中復有三七根。原能止血乎。毋怪其取效之捷也。

人有唾血不止者。然止唾一口。而不多唾。人以為所唾者不多。其病似輕。而不知實重。蓋

唾血出於脾。而不出於胃也。夫脾胃相表裡者也。血犯胃。已傷中州之土。後天已虧矣。况

更犯脾陰之後天乎。胃主受而脾主消。脾氣一傷。不能為胃化其精液。雖糟粕已變。但能

更犯脾陰之後天乎。胃主受而脾主消。脾氣一傷。不能為胃化其精液。雖糟粕已變。但能

化粗而不能化精。以轉輸於五臟六腑之間。則臟腑皆困矣。是脾之唾血。更甚於胃之吐血矣。然而脾之所以唾血者。仍責之胃土之虛。不特胃土之虛。而尤責之腎水之衰也。蓋胃為腎之關門。腎衰則胃不為腎以司其開闔。而脾之血欲上唾。而胃無約束。任其越出於咽喉之上矣。故脾之唾血。雖脾火之沸騰。實腎胃二經之相助也。治之法。平脾之火。必須補脾之土也。補脾之土。以平脾之火。必須補腎之水。以止胃之火也。方用滋脾飲。茅根三錢。甘草五錢。人參三分。茯苓二錢。元參三錢。芡實三錢。山藥三錢。熟地一兩。丹皮三錢。沙參五錢。水煎服。一劑而唾血止。再劑全愈。此方輕於治脾。而重於補腎。故能建功之神。誠探本之法也。倘瀉脾火之有餘。必致損胃土之不足。胃氣傷而脾氣更傷。然後始去補腎。則不能生腎水矣。又何能致脾火之旺哉。毋論吐血難止。吾恐胃關不閉。而血且傾盆盈碗而大吐矣。此滋脾陰之所以妙耳。

人有雙目流血。甚至直射而出。婦人則經閉不行。男子則口乾唇燥。人以為肝血之妄行也。誰知是腎中火動乎。夫腎中之火。相火也。相火得君火宜靜。則相火不敢上越於兩目之間。惟君火既衰而後。心中少動於嗜慾。則相火且挾君主之令。以役使夫九竅。而九竅尊君之命。不敢不從聽其所使矣。心之系通於目。肝之竅開於目。肝中有火。亦相火也。與

腎中命門之相火。心中包絡之相火。正同類也。同氣相投。相助而沸騰。不啻如小人結黨。比附而不可解。直走心肝之竅。系血不下行而上行矣。治之法。似宜補心君之弱。以制腎火之動也。然而心火既虛。補心而心不易旺。必須補腎以生心。則心火不動。而腎火亦靜。耳方用助心丹。麥冬一兩。遠志二錢。茯神三錢。熟地一兩。山茱萸五錢。玄參三錢。丹皮三錢。芡實五錢。蓮子心一錢。當歸三錢。柴胡三分。水煎服。一劑而血止。再劑不再發。此方心肝腎三經同治之藥也。補腎以生肝。即補腎以生心耳。或疑腎中火動。不宜重補其腎。不知腎火之動。乃腎水之衰也。水衰故火動。水旺不火靜乎。况心火必得腎水之資。而火乃旺也。心火旺而腎火平。實有至理。非漫然用之耳。

人有舌上無故出血不止。細觀之。有小孔。標血。人以為舌衄也。誰知是心火之上升。以剋肺金乎。夫鼻血名為衄血。未可以舌血而亦名為衄血也。雖舌竅不閉。出血一如鼻也。非金刃之傷。安得致此。謂之衄血。似亦相宜。然而鼻中衄血。犯氣道也。舌中衄血。與犯氣道者有間。蓋舌衄不過犯經絡之小者耳。雖然。血出於舌。無異血出於口也。血出於口者。犯食道耳。而出於舌者。終非食道可比。然而血出於口者。犯胃而不犯心。血出於舌者。犯心而不犯胃。犯胃為腑。犯心為臟。烏可謂經絡細小之病。而輕治之乎。治法宜內補其心中

之液。而外填其舌竅之孔。則心火自寧。而舌血易止也。方用補液湯。人參三錢。生地三錢。麥冬五錢。丹參二錢。北五味子十粒。山藥三錢。當歸五錢。黃連一錢。玄參五錢。貝母一錢。水煎服。外用炒槐花三七根。各等分為末。滲之。即愈。夫槐花三七根。本能止血。似不必借重於補液丹也。然內不治本。而徒治其末。未必不隨止而隨出也。

遍身骨痛門

人有一身上下。由背起而至腰膝兩脛。無不作痛。飲食知味。然不能起床席。即起床席而痛不可耐。仍復睡卧。呼疼呼痛。必須捶敲按摩。否則其痛走來走去。在骨節空隙之處。作楚而不可忍矣。人以為此症乃痛風也。然痛風之症。多感於風濕。而風濕之感。多入於骨髓。風濕入於經絡。則風濕易去。風濕入於骨髓。則風濕難祛。以骨髓屬於腎。腎可補而不可瀉。祛風濕則傷腎矣。腎傷則邪欺正弱。將深居久住。而不肯透出矣。雖然。腎不可瀉。而胃與大腸。未嘗不可瀉也。瀉胃與大腸之風濕。而腎之風濕自去。蓋胃為腎之關。而大腸為腎之戶也。方用並祛湯。黃芪一兩。白朮五錢。茯苓五錢。甘菊花三錢。玄參一兩。炙甘草一錢。羌活五分。防風五分。水煎服。一劑而痛減。二劑而痛除。三劑而痛全愈矣。愈後用八味湯。地黃丸。調理。永無再犯之患。論理不治腎。而治胃與大腸之風濕。去風宜用乾葛。

也。去濕宜用豬苓。也有風有濕。必化為火。去火宜用石膏。知母也。然邪在骨髓。必須用氣分之劑。提出在氣分。使微寒之品。與輕散之味。以和解之。則邪易於速化。邪既出矣。然後用以補解之藥。補其腎中之水火。真水足。而邪水不敢再入。真火足。而邪火不能再侵也。人有遍身疼痛。至腰以下不痛者。人亦以為痛風也。而不知不然。此乃火鬱於上。中二焦不能散而成者也。若作風濕治之。全不能效。然而僅治其火。亦正徒然。蓋火生於鬱。則肝胆之氣不宣。木必下剋脾胃之土。而土氣不升。則火亦難發。以致氣血耗損。不能灌注於經絡。而作痛矣。方用逍遙散加味治之。

柴胡二錢 白芍五錢 當歸一兩 甘草一錢 炒梔子三錢 陳皮一錢 茯苓三錢 白朮二錢 羌活二錢 水煎服。一劑而痛如失矣。逍遙散能解肝胆之鬱。梔子尤善於解鬱中之火。肝胆之火既盛。則胆中之汁必乾。肝中之血必燥。多加當歸芍藥。更易平肝。平肝之內。而濟之滋。胆滋肝之味。則血足而氣自流通。復加羌活以疏經絡。自然火散而痛除耳。

人有遍身疼痛。殆不可忍。然有時止而不痛。人以為風濕之相搏也。誰知是氣血虧損。凝滯而不通乎。夫風寒束於肌骨。雨濕入於肢節。皆能作痛。然其痛必一定而不遷。非時而痛。時而不痛也。惟氣血既虛。不能流行於肢節肌骨之中。每視盛衰。以分輕重。故氣到之

時則痛輕。氣散之時則痛重。血聚之時則痛輕。血滯之時則痛重。又其常也。倘認作風寒。雨濕之邪。而用祛除掃蕩之藥。則氣血愈虛。而疼痛更甚。何時是全愈之日乎。治之法。必須大補其氣血。而佐之溫熱之味。則正旺而邪不敢侵。不必止痛。而痛自止也。方用忘痛湯。當歸一兩。黃芪二兩。肉桂二錢。延胡索一錢。天花粉三錢。秦艽一錢。水煎服。一劑必出大汗。聽其自乾。一服即愈。二服不再發。此方即補血湯之變方也。補血湯名為補血。實氣血雙補之神劑。今益之肉桂之祛寒。延胡索之活血化氣。天花粉之消痰去濕。秦艽之散風。即有外邪。無不兼治。又何痛之不愈乎。

人有遍身生皰而痛者。人亦以為痛風也。然而雖是痛風。因濕氣不入於臟腑。而外走於經絡皮膚。以生此皰。其痛較風濕入於骨髓者反輕。然治之不得法。其痛楚正復相同。蓋此等之皰。乃濕痰結成者也。消痰於腸胃之內者易為力。而消痰於經絡皮膚者難為功。雖然。經絡皮膚固難治。而腸胃實可易治也。吾治其腸胃。而經絡皮膚之痛皰自消。方用消皰止痛丹。人參二錢。黃芪五錢。防風一錢。半夏三錢。羌活一錢。白朮三錢。桂枝五分。茯苓五錢。薏仁五錢。水煎服。二劑而痛輕。四劑而痛止。十劑而皰消。二十劑而皰盡消也。夫皰之所以結成而不散者。因正氣之虛也。氣虛則痰結。吾用人參。芪。朮。以補其氣。氣旺

而痰之勢衰矣。况益之茯苓、米仁以利濕。半夏以消痰。防風、羌活以驅風。桂枝以逐邪。則痰之黨羽既孤。欲堅留其魄壘而不可得矣。倘徒治其經絡皮膚。則漢不相干。反耗損其腸胃之氣。腸胃受傷。而氣不能行於經絡皮膚。則魄且益大。又何以消之哉。

白膏藥

巴豆肉

草麻子肉

春夏各十兩
秋冬各二十兩

活鯽魚

十尾

蛤蟆

五個

血餘

五圓

香油

五斤

煎粘去

渣滴水成珠。入上好定粉二斤。攪成膏。

白菊花

白茯苓塊

松子仁

烏梅肉

煉蜜為丸。常服可以延年益壽。

辨證奇聞卷四

太醫院院使鏡湖氏錢 松著

五鬱門

人有心腹飽滿作脹。時或腸鳴數欲大便。甚則心疼。兩脇填實。為嘔為吐。或吐痰涎。或嘔清水。或瀉利暴注。以致兩足面紺腫。漸漸身亦重大。此等之病。初起之時。必雜然亂治。及其後也。未有不作肝經治之。誰知乃是土鬱之病乎。土鬱者。脾胃之氣鬱也。內經將土鬱屬之五運之氣。而不知人身五臟之中。原有土鬱之病。正不可徒咎之歲氣。而不消息其臟腑之氣也。夫土氣喜於升騰。不喜於下降。肝木來侮。則土氣不升。肺金來竊。則土氣返降。不升且降。而土之氣抑鬱而不伸。勢必反剋夫水矣。水既受剋。不敢直走於長川大河。自然泛溢於溪澗。遇淺則瀉。逢竅必錯。流於何經。即於何經受病矣。治之法。宜疏通其土。使脾胃之氣升騰。則氣鬱可解。然而脾胃之所以成鬱者。雖因於肝木之有餘。與肺金之不足。然亦因脾胃之氣素虛。則肝得而侮。肺得而耗也。倘脾胃之氣旺。又何患而成鬱哉。故開鬱必須補脾胃之氣也。補脾胃而後用奪之之法。則土鬱易解耳。方用善奪湯。茯苓一兩。車前子三錢。白朮二錢。柴胡一錢。白芍五錢。陳皮三分。半夏一錢。水煎服。連服四

劑而諸症漸愈。此方利水而不走氣。舒鬱而兼補正。不奪之奪。更神於奪也。何必開鬼門。泄淨府始謂土鬱奪之哉。

人有咳嗽氣逆。心脇脹滿。痛引小腹。身不能反側。舌乾咽燥。面陳色白。喘不能卧。吐痰稠密。皮毛焦枯。人以為肺氣之燥也。而不知乃是肺氣之鬱。夫肺氣之鬱。未有不先為心火所逼而成者也。然而火旺由於水衰。腎水不足。不能為肺母復仇。則肺金受虧。而抑鬱之病起。譬如父母為外侮侵凌。而子弱伶仃。不能成立。力難報怨。以泄父母之憤。父母斷不怪子之怯。必反憐子之辱。怨天尤人。而不平之氣。不能相遣。反添疾病者矣。然則治肺金之鬱。可不泄肺金之氣乎。雖然。未可泄肺金之氣也。必須大補其腎中之水。水足而心火有取資之樂。必不再來犯肺。是補腎水。正所以泄肺金也。方用善泄湯。熟地一兩。山茱萸五錢。玄參一兩。荊芥三錢。牛膝三錢。炒棗仁三錢。沙參三錢。貝母一錢。丹皮二錢。水煎服。一劑輕。二劑又輕。十劑全愈。此方滋腎水以制心火。實滋腎水以救肺金也。肺金得腎水之泄而肺安。腎水得肺金之泄而水壯。子母同心。外侮易制。又何憤懣哉。此金鬱泄之之義。實有微旨也。

人有遇寒心痛腰沉重。關節不利。艱於屈伸。有時厥逆。痞堅腹滿。面色黃黑。人以為寒邪

侵犯也。誰知是水鬱之症乎。水鬱之症。成於土勝木復之歲者居多。然而脾胃之氣過盛。肝胆之血太燥。皆能成水鬱之症也。然則治之法。何可舍脾胃肝胆之四經。而他治水鬱哉。雖然。水鬱成於水虛。而水虛不同。水有因火而虛者。有因水而虛者。因水而虛者。真水之虛也。真水虛而邪水自旺。因火而虛者。真火之虛也。真火虛而真水益衰。然而真水真火。可分而不可分也。大約無論真火真水之虛。要在於水中補火。火足而水自旺。水旺而鬱不能成也。方用補火解鬱湯。熟地一兩。山藥五錢。巴戟天一錢。肉桂五分。杜仲五錢。薏仁五錢。水煎服。連服四劑自愈。此方於補火之中。而仍是補水之味。自然火能勝水。而水且生火。則水火兩濟。何鬱之有。止不必滋肝胆而調脾胃也。

人有少氣。脇腹胸背。面目四肢。填脹憤懣。時而嘔逆。咽喉腫痛。口乾舌苦。胃脘上下。忽時作痛。或腹暴疼。目赤頭暈。心熱煩悶。懊懷善暴。死汗濡皮。毛痰多稠濁。兩顴紅赤。身生癩瘡。人以為痰火作祟也。誰知是水鬱之病乎。夫火性炎上。火鬱則不能炎上。而違其性矣。五臟之火不同。有虛火實火。君火相火之異。然火之成為鬱火者。大約皆虛火相火也。虛火相火者。即龍雷之火也。雷火不鬱。則不發動。過於鬱。則又不能發動也。若君火實火。雖鬱而仍能發動耳。故治火之鬱者。治虛火相火而已矣。既曰虛火。則不可用瀉。既曰相

火則不可用寒。所當因其性而發之耳。方用發火湯。紫胡一錢。甘草一錢。茯神三錢。炒棗仁三錢。當歸三錢。陳皮三分。神曲一錢。白芥子二錢。白朮二錢。廣木香末五分。遠志一錢。水煎服。一劑而火鬱解。再劑而諸症愈矣。此方直入胞絡之中。以解其鬱悶之氣。而又不直瀉其火。而反補其氣血。消痰去滯。火遂其炎上之性也。或疑龍雷之火。在腎肝。而不在心包。今治心包。恐不能解龍雷之火鬱也。殊不知心包之火。下通於肝腎。心包之火不解。則龍雷之火鬱。又何能解哉。吾解心包之鬱火。正所以解龍雷之鬱火也。不然。心包之鬱未解。徒解其龍雷之火。則龍雷欲上騰。而心包阻抑。劈木焚林之禍。必且更大。惟解其心包之火。則上火既達。而下火可以漸升。且上火既達。而下火亦可以相安。而不必升矣。此治法之最巧。而行醫者所宜細審也。

人有畏寒與熱。似風非風。頭疼頰疼。胃脘飽悶。甚則心脇相連。填脹。高咽不通。吞酸吐食。見食則喜。食完作楚。甚則耳鳴如沸。昏眩欲仆。目不識人。以為風邪之病。誰知是木鬱之症也。夫木屬肝胆。肝胆之氣一鬱。上不能行於心包。下必至刑於脾胃。人身後天。以脾胃為主。木剋脾土。則脾不能化矣。木剋胃土。則胃不能受矣。脾胃空虛。則津液枯槁。又何能分布於五臟七腑哉。且木尤喜水。脾胃既成焦乾之土。則木無水養。尅土益深。土益病。

矣。土益病則土不生肺。而肺金必弱。何能制肝。而肝木過燥。愈不自安。而作祟矣。治之法宜急舒肝胆之木氣。然徒舒肝胆之氣。而不滋其肝胆之血。則血不能潤。而木中之鬱。未能盡解也。方用解鬱至神湯。人參一錢。香附三錢。茯苓二錢。白朮一錢。當歸二錢。白芍五錢。陳皮五分。甘草五分。炒梔子一錢。柴胡五分。水煎服一劑。而鬱少解。再劑而鬱盡解也。此方妙在無刻削之品。而又能立去滯結之氣。勝於逍遙散多矣。或疑鬱病宜用解散之劑。不宜用補益之味。如人參之類。似宜斟酌。殊不知世風日下。景遇不常。拂抑之事常多。愁悶之心易結。不比上古之世。恬澹寬營。木鬱之氣盡得之歲運也。且近來元氣更滿。尤非上古可比。故治法亦宜變更。不可執鬱難用補。棄人參而單用解散之藥耳。況人參用入於解散藥中。正既無傷。而鬱又易解。何不可用之有。

人之鬱病。婦女最多。而又苦最不能解。倘有困臥終日。痴痴不語。人以為呆病之將成也。誰知是思想結於心中。氣鬱而不舒乎。此等之症。全恃藥餌。本非治法。然不恃藥餌。聽其自愈。亦非治法也。大約思想鬱症。得喜可解。其次使之大怒。則亦可解。蓋脾主思。思之太甚。則脾氣閉塞。而不開。必至見食則惡矣。喜則心火發越。火生胃土。而胃氣大開。胃氣既開。而脾氣又安得而閉乎。怒屬肝木。木能剋土。土怒則氣旺。氣旺必能沖開脾氣矣。脾氣

一開易於消食。食消而所用飲饌必能化精以養身。亦何畏於鬱乎。故見此等之症必動之以怒。後引之以喜。而徐以藥餌繼之。實治法之善也。方用解鬱開結湯。白芍一兩當歸五錢。白芥三錢。白朮三錢。生棗仁三錢。甘草五分。神曲二錢。陳皮五分。薄荷一錢。丹皮三錢。玄參三錢。茯神二錢。水煎服。十劑而結開鬱亦盡解也。此方即逍遙之變方。最善解鬱。凡鬱怒而不甚者。服此方無不心曠神怡。正不必動之以怒。引之以喜之多事耳。

咳嗽門

人有驟感風寒。一時咳嗽。鼻必塞而不通。嗽必重而不弱。痰必先清而後濁。身必畏風而惡寒。此風寒入於皮毛。而肺經先受之也。夫肺之竅通於鼻。肺受風寒之邪。而鼻之竅不通者。阻隔肺金之氣也。肺之竅既不能通。而人身之火。即不能流傳於經絡。而火乃入於肺。以助風寒之黨矣。故初起咳嗽。必須先散風寒。而少佐之散火之劑。不可重用寒涼。以抑其火。亦不可多用酷熱。以助其邪。用和解之法為最妙。如甘桔湯。小柴胡湯是也。然而世人往往以小病不急治者多矣。久則肺氣虛而難愈。則補母補子之道宜知也。補母者。補其脾胃也。補子者。補其腎水也。似乎宜分兩治之法。以治久咳久嗽之症。而余實有兼治之方。既有利於子母。而復有益於咳嗽。毋論新久之嗽。皆可治之。以取效也。方用善散

湯 麥冬二錢 蘇葉一錢 茯苓三錢 玄參三錢 甘草一錢 黃芩八分 天門冬三錢 冬花五分 貝母一錢 水煎服。此方用麥冬、天門冬以安肺氣，用茯苓、甘草以健脾胃之土，用玄參以潤腎經之水，用蘇葉、冬花以解散其陰陽之風邪，又加黃芩以清其上焦之火，貝母以消內鬲之痰，斟酌咸宜，調濟皆當，故奏功取勝耳。

人有風寒已散而痰氣未清，仍然咳嗽不已，氣逆煩冤，牽引腰腹，俛仰不利，人皆謂必須治痰之為亟矣。然而治痰而痰愈多，嗽愈急，咳愈重者，何也？蓋治痰之標而不治痰之本，耳。痰之標在於肺，痰之本在於腎。不治腎而治肺，此痰之不能去，而咳嗽之不能愈也。夫腎之水未嘗有痰也，何以見痰之本在腎耶？人生飲食原宜化精而不化痰，惟腎氣之虛，則胃中飲食所化之津液欲入腎而腎不受，則上泛為痰矣。腎氣既虛，宜乎望胃中之津液以助其饑渴，何見津液而反不受乎？不知腎氣之虛者，因肺氣之虛也。腎見肺母匱乏，欲救母以濟急，忍背母而受益乎？故見胃之津液而不受者，讓胃之救肺母也。無如胃中所化之津液無多，不足以濟肺之乾枯，而心火見胃之津液來生，嗔子私養仇家，轉來相奪，則津液不能滋肺，而反化為痰涎而外越矣。然則治之法，烏可獨治腎乎？然而腎子之不能報母之仇者，非水之多，乃水之少也。水少則化為痰，水多則制夫火。吾大補其腎水。

使腎水汪洋。既能剋心火之有餘。更能濟肺金之不足。心火不敢相奪。胃氣又復相安。自然津液下潤。腎經獨受化精而不化痰矣。方用 熟地二兩 麥冬二兩 甘草一錢 柴胡一錢 白芍五錢 水煎服。此方即子母兩富湯加味者也。以熟地大滋其腎水。以麥冬大安其肺金。加芍藥柴胡甘草。以舒其肝胆之氣。使其不來剋脾胃之土。則脾胃之氣易於升騰。上使救肺而下可救腎。且邪亦易散。實有鬼神不測之妙也。

人有久嗽而不愈。用補腎滋陰之藥不效。反覺飲食少思。強食之而不化。吐痰不已者。人以為肺金尚有邪留於胃中。而不知乃脾胃虛寒。不能生肺。使邪留連於中脘。而作嗽也。夫肺金之母。脾胃二經之土也。土旺則金旺。土衰則金衰。不補母以益金。反瀉子以損土。邪即外散。肺且受傷。况尚留餘邪未散乎。無怪其久嗽而不愈也。然則治之法。不可僅散肺之邪。而當急補肺之氣。不可僅補肺之氣。必當急補脾胃之土矣。雖然。補脾胃之氣。而不知所以補之之法。猶之乎徒補脾胃也。蓋補胃必須補心包之火。而補脾必須補命門之火。心包生胃土。命門生脾土。實有不同耳。然而胃病則脾必病。而脾病則胃亦病也。吾補胃而即兼補脾。補脾而即兼補胃。未嘗非肺金之所喜。肺喜正氣之生。自惡邪氣之剋。不必治嗽而嗽病自己矣。方用補母止嗽湯。白朮五錢 茯苓五錢 人參一錢 陳皮三錢

甘草一錢 蘇子一錢 半夏一錢 桔梗二錢 麥冬五錢 紫苑一錢 肉桂五分 水煎服 一劑而嗽輕 二劑而嗽更輕 四劑而嗽全止矣 此方乃補脾胃之聖藥 加入肉桂以補心包命門之二火 一味而兩得之也 又恐徒治脾胃之母 置肺邪於不問 又增入補肺散邪之味 則子母兩得 而久嗽安得不速愈哉

人有咳嗽長年不愈 吐痰色黃 結成頑塊 凝滯喉間 肺氣不清 用盡筋力 始得吐出於口者 此乃老痰之病也 年老陽虛之人 最多此症 然用消痰清肺之藥 往往不驗者 蓋徒治其痰 而不理其氣也 夫痰盛則氣閉 氣行則痰消 老年之人 孤陽用事 又加氣閉而不伸 則痰結於膜鬲之間 而不得化 則陽火煎熬 遂成黃濁之色 氣虛不能吹送 故必咳之久 而始能出也 方用六君子湯加減治之 人參五錢 白朮五錢 茯苓三錢 陳皮五分 柴胡五分 白芍一兩 白芥子三錢 甘草一錢 梔子一錢 水煎服 二劑而痰變白矣 四劑而痰易出矣 十劑而咳嗽盡除矣 補陽氣之虛 開鬱氣之滯 消痰結之塊 祛久閉之火 有資益而無刻削 則老痰易化 而咳嗽易除也 倘徒用攻痰之藥 則陽氣必傷 而痰又難化 格格難吐 何日是清快之時乎

人有陰氣素虛 更加氣惱 偶犯風邪 因而咳嗽 人以散風祛邪之藥治之 而愈甚 此不治

其陰虛之故也。然而徒滋其陰而肝氣未平。則木來侮金。咳亦難已。法宜平肝。而又益之。補水之劑。則水能資木。而木氣更平也。方用平補湯。熟地一兩。麥冬一兩。甘草五分。白

芍一兩。柴胡一錢。人參五分。茯苓三錢。天花粉二錢。百合五錢。炒黑荆芥一錢。水煎服。此

方大補肺腎肝脾之四經。而尤能解肝氣之鬱。肝經鬱解。而肺氣風邪亦不必祛。而自散

矣。人謂補腎補肺平肝足矣。又何兼補脾胃。而用人參耶。不知三經之氣。非脾胃之氣不

行。吾少加人參白朮以通之。則津液易生。而腎肝肺尤能相益也。後論有白朮而方內無之疑原板誤漏

人有久嗽而不愈者。口吐白沫。氣帶血腥。人以為肺經之濕也。而不知實肺金之燥。苟肺

氣不燥。則清稟之氣下行。而週身四達。何處非露氣之下潤乎。不特腎水足以上升而交

於心。亦且心火下降。而交於腎。不傳於肺矣。心火既不傳於肺金。曾何傷燥之慮哉。惟有

肺氣先已匱乏。高源之水。無有留餘之勢。而欲下澤之常盈。以上供於肺金之用。此必不

得之數也。治之法。自宜專潤肺金之燥矣。然而潤肺金之燥。而腎火上冲。則肺且救子之

不暇。又何能自潤其肺乎。此肺腎之必宜同治也。方用子母兩富湯治之。熟地二兩。麥

冬二兩。水煎服。連服四劑。而肺金之燥除。腎火之乾亦解。譬如滂沱大雨。高低原隰。無非

膏霖。上可放水於平曠。下可取泉於峻壑。既解燥竭之虞。甯有咳嗽之患哉。倘夫此不治

或治而不補益其肺腎轉盼則癯乾杯罄毛痒色嫩筋急爪枯咳引胸背弔疼兩脇諸氣
膈鬱諸痿喘嘔噎塞血泄種種危候相因俱見矣。又何用藥以救其焦枯哉。

人有久病咳嗽吐痰色紅有似嘔血而實非血也。盜汗淋漓腸鳴作泄。午後發熱。人以為
腎經之邪火太盛。將欲腎邪傳心也。誰知是肝邪之將傳於腎乎。此症初因腎水乾枯腎
經受邪。腎乃傳心。故發熱而盜汗。未幾心邪傳肺。故咳嗽而汗泄。未幾肺邪傳肝。故脇痛
而氣壅。未幾肝邪傳脾。故腸鳴而作泄。今既盜汗淋漓腸鳴作泄。乃肺邪不傳肝而傳脾
也。邪不入腎。肝尚有可生之機。亟宜平肝滋腎。使邪不再傳。則肝平而不與肺為仇。腎滋
而不與心為亢。更益之健脾之品。使脾健而不與腎為耗。則肺之受益為何如乎。自然心
火不刑肺而生脾。脾氣得養而肺氣更安矣。方用轉逆養肺湯。白芍五錢。麥冬五錢。茯
苓三錢。玄參二錢。熟地五錢。山茱萸五錢。北五味二錢。車前子二錢。地骨皮三錢。丹皮三
錢。牛膝一錢。破故紙五分。貝母一錢。水煎服。連服十劑而氣轉矣。再服十劑而痰變為白
矣。再服十劑而泄止。腸亦不鳴也。此方本非止泄之藥。而何以能止泄也。蓋泄成於陰虛。
吾補其陰而泄自止。陰旺則火息。不去燥金。金安則木平。不去剋土。所以消痰而化其火
炎之色。止泄而撤其金敗之聲。故腸鳴盜汗所以盡除。而咳嗽又甯有不愈者乎。

人有春暖夏熱則安然不嗽。一遇秋涼即咳嗽而不能甯。甚至氣喘難臥。人以為肌表之疏泄也。誰知是鬱熱之難通乎。夫人身之氣血流通於肌肉內。則風邪不得而入也。惟氣血閉塞不通。而邪轉來相侮。蓋氣血一閉。則凝滯而變為熱矣。熱欲外出而寒欲內入。閉塞之極。反予邪以可乘之機。春夏之間。寒難犯熱。秋冬之際。熱難拒寒。春夏之間。皮膚疏泄。內熱易於外宣。秋冬之際。皮膚緻密。內熱艱於外發。所以春夏不咳嗽。而秋冬咳嗽也。倘不治其鬱熱之本。而惟用發散之品。徒虛其外。愈不能當風寒之感。徒耗其中。轉益增其鬱熱之勢。均失其治之之法也。所貴攻補兼施。既舒其內鬱之熱。而復疏其外入之寒。則本既不傷。而未亦易舉也。方用 當歸五錢 大黃一錢 貝母二錢 天花粉三錢 薄荷二錢 荆芥二錢 甘草一錢 白朮三錢 陳皮三分 神曲五分 黃芩二錢 桔梗二錢 水煎服。連服四劑。秋冬之時。斷無咳嗽之症矣。此方之妙。全在用大黃於祛火消痰之中。蓋大黃走而不守。通鬱最速。又得當歸之補而不滯。白朮之利而不攻。所以舒內鬱之熱。疏外入之寒。而內外兩益也。

喘門

人有偶感風寒。一時動喘。氣急抬肩。吐痰如湧。喉中作水雞聲。此乃外感之病。非內傷之

疴也。倘誤認內傷而少用補氣之味。則氣塞而不能言。痰結而不可息矣。治之法宜用解表之味。然而純補之藥不可用。而清補之藥未嘗不可施也。方用平喘仙丹。麥冬五錢。桔梗三錢。甘草二錢。半夏二錢。黃芩一錢。山豆根一錢。射干一錢。白微一錢。烏藥一錢。蘇葉八分。茯苓三錢。水煎服。一劑而喘平矣。再劑全愈。不必三劑也。蓋外感之喘。乃風寒之邪。從風府而直入於肺。盡驅其痰。而湧塞於咽喉之間。看其病勢似重。然較內傷之喘大輕。實有天淵之隔也。平喘仙丹。專入於肺。消肺之邪。而不耗肺之正。順肺之氣。而不助肺之火。故下喉而即慶安全也。譬如強暴之客。乍入門庭。見士卒之健旺。器械之鮮明。而主人門客又善於解紛。有不急走而退者乎。

人有痰氣上沖於咽喉。氣塞肺管。作喘而不能取息。其息不粗。而無抬肩之狀者。此氣虛非氣盛也。乃不足之症。不可作有餘之火治之。人身之陰陽。原自相根。而陰陽中之水火。不可須臾離也。惟腎水大虛。而後腎火無制。始越出於腎宮。而闕元之氣不能挽回。直奔於肺。而作喘矣。然而闕元之氣微。雖力不勝任。以挽回其將絕之元陽。而猶幸其一線之牽連也。則猶可救援於萬一耳。方用定喘神奇丹。人參四兩。牛膝五錢。麥冬二兩。北五味三錢。熟地二兩。山茱萸四錢。作湯煎服。一劑而喘少止。二劑而喘更輕。四劑而喘大定。

此方妙在人參之多用。不用至四兩。則不能下達於氣海關元。以生氣於無何有之鄉。非用牛膝不能下行。且牛膝能平胃腎虛火。而又能直補其下元之氣也。麥冬益肺金。若非多用。則自顧不暇。何能生汪洋之水。以救燎原之炎耶。人喘則氣散。非五味子何以收斂之乎。用熟地以益腎中之水也。腎水大足。自不去泄肺金之氣。然非多加。則陰不能驟生。而火不可以遽制。又益之以山茱萸。以贊襄熟地之不逮。自能水火既濟。而氣易還元也。人有七情氣鬱。結滯痰涎。或如破絮。或如梅核。咯之不出。吞之不下。痞滿壅盛。上氣喘急。此內傷外感。兼而成之者也。此等之症。最難治。欲治內傷。而外邪不能出矣。欲治外感。而內傷不能愈矣。然則終何以治之乎。吾治其肝胆。而內傷外感。俱皆愈矣。蓋肝胆乃陰陽之會。表裏之間也。解其鬱氣。而喘急可平矣。方用加味逍遙散治之。白芍五錢。白朮三錢。當歸二錢。柴胡一錢。陳皮五分。甘草一錢。茯苓三錢。蘇葉一錢。半夏一錢。厚朴一錢。水煎服一劑。而痰氣清。更劑而痰氣更清。四劑而喘急自愈。病成於鬱。治鬱而諸症安得不速愈哉。

人有久咳之後。忽然大喘不止。痰出如泉。身汗如油。此汗出亡陽。本是不救之病。吾以為可救者。以久嗽傷肺而不傷腎也。夫喘症多是傷腎。久嗽之人。未有不傷腎者。以肺金不

能生腎水而腎氣自傷也。然傷肺以致傷腎與竟自傷腎者不同。蓋傷肺者傷氣也。傷腎者傷精也。故傷肺以致傷腎者終傷氣而非傷精。精有形而氣無形。無形者補氣可以生精。即補氣可以定喘。有形者必補精以生氣。又必補精以回喘也。所以傷肺者易為功。不比傷腎者難為力。方用生脉散。麥冬一兩人參五錢北五味子二錢水煎服一劑而喘定。再劑而汗止。三劑而痰少。更加天花粉二錢白朮五錢當歸三錢白芍五錢再服十劑全愈。生脉散補氣之聖藥也。補其肺氣自生腎水矣。腎得水而火不上沸則龍雷自安於腎臟不必又去補腎也。以視傷腎動喘者輕重不大懸殊哉。我故曰傷肺者易為功不信然乎。

怔忡門

人有得怔忡之症者。一遇拂情之事。或聽逆耳之言。便覺心氣怦怦上沖。有不能自主之勢。似煩而非煩。似暈而非暈。人以為心虛之故也。然而心虛由於肝虛。肝虛則肝金必旺。以心弱而不能制肺也。肺無火煅煉則金必制木之太過。肝愈不能生心而心氣益困。故補心必須補肝。而補肝尤宜制肺。然而肺不可制也。肺乃嬌藏。用寒涼以制肺。必致傷損脾胃。肺雖制矣。而脾胃受寒不能運化水穀。則肝又何所取資。而腎又何能滋益。所以肺

不宜制而宜養也。况肺愈養而愈安。愈制而愈動乎。方用制中湯治之。人參一錢。白朮五錢。白芍一兩。當歸一兩。生棗仁一兩。北五味一錢。麥冬五錢。貝母五分。竹瀝十匙。水煎服。一劑而怔忡少定。二劑更定。十劑全愈。此方妙在不全去定心。而反去補肝以平。木木平則火不易動。補肺以養金。則木更能靜矣。木氣既靜。則肝中生血。自能潤心之液。而不助心之焰。怔忡不治而自愈矣。

人有得怔忡之症。日間少輕。至夜則重。欲思一熟睡而不可得者。人以為心虛之極也。誰知是腎氣之乏乎。凡人夜卧。則心氣必下降於腎宮。腎宮不虛。則開門延入。彼此歡然也。惟腎水大耗。則家貧客至。無力相延。有束手窘迫之狀。客見主人之窘迫。自然不可久留。辭之而去。徘徊於歧路之間。托足無門。有無如何之勢。其徬徨四顧。無主之狀。又將何如乎。治之法。大補其腎中之精。則腎氣充足。而府庫有餘財。自然客到相投。延接登堂。開筵暢飲。共享此之樂矣。方用心腎兩交湯。熟地一兩。山茱萸八分。人參一錢。當歸五錢。炒棗仁八錢。白芥子五錢。麥冬一錢。肉桂三分。黃連三分。水煎服。一劑即熟睡。二劑即怔忡稍愈。十劑全愈也。此方補腎之中。仍益之補心之劑。似乎無專補之功。殊不知腎水既足。而心氣太虛。恐有不相契合之虞。主富而客貧。未免有菲薄輕棄之事。今心腎兩有餘資。

素封之主。見金多之客。自然分外加歡。相得益彰矣。况益之介紹。如黃連肉桂並投。則兩相贊頌。兩相和美。有不賦膠漆之好者。吾不信也。

人有得怔忡之症。心常怦怦不安。常若有官事未了。人欲來捕之狀。人以為心氣之虛也。誰知是胆氣之怯乎。夫胆屬少陽。心之母也。母虛則子亦虛。又何疑乎。惟是胆氣雖虛。何便作怔忡之病。不知十一臟之氣。皆取決於胆。胆氣一虛。而十一臟之氣。皆無所遵從。而心尤無主。故怦怦而不安者。乃似乎怔忡。而實非怔忡也。治之法。徒補心而不補各臟腑之氣。則怔忡之病。不能痊。補各臟腑之氣。而不補胆之氣。內無剛斷之風。外有紛紜之擾。又安望心中之甯靜乎。故必補胆之氣。而後可以去怯也。方用堅胆湯。白朮五錢。人參一錢。茯苓三錢。白芍二兩。鐵粉一錢。丹砂一錢。天花粉三錢。生棗仁三錢。竹茹一錢。水煎服。一劑而胆壯。二劑而胆更壯。十劑而怦怦者。不知其何以去也。此方肝胆同治之劑。亦心胆共治之劑也。肝與胆為表裏。治胆而因治肝者。兄旺而弟自不衰也。心與胆為子母。補胆而兼補心者。子強而母自不弱也。又有鎮定之品。以安神。刻削之味。以消痰。更相佐之得宜。即是怔忡。未有不奏功如響者。况非怔忡之真病乎。毋怪其收效之捷也。

驚悸門

人有聞聲而驚動。心中怵怵。半日而後止者。人以為心中有痰也。乃用消痰之藥治之。不效。久則不必聞聲而亦驚。且添悸病。心中常若有來捕者。是驚悸相連而至也。雖俱是心虛之症。而驚與悸實有不同。蓋驚之病輕於悸。悸之病重於驚。驚從外來而動心。悸實內生而動心也。若怔忡。正悸之漸也。若悸。非驚之漸也。故驚悸宜知輕重。一遇怔忡。即宜防驚。一驚即宜防悸。然而驚悸雖分輕重。而治虛則一也。方用安定湯。黃芪一兩。白朮五錢。當歸五錢。生棗仁五錢。遠志三錢。茯神五錢。甘草一錢。熟地一兩。半夏二錢。麥冬五錢。柏子仁三錢。玄參三錢。水煎服。一劑而驚悸輕。再劑而更輕。十劑全愈。夫神魂不定而驚生。神魂不安而悸起。皆心肝二部之血虛也。血虛則神無所歸。魂無所主。今用生血之劑。以大補其心肝。則心肝有血以相養。神魂何至有驚悸之生哉。倘此等之藥。用之驟效。未幾而仍然驚者。此心肝大虛之故也。改煎藥為丸。方用鎮神丹。人參一錢。當歸三兩。白朮五兩。生棗仁三兩。遠志二兩。生地三兩。熟地八兩。白芥子一兩。茯苓三兩。柏子仁一兩。龍骨一兩。醋焯用虎睛一對。陳皮三錢。麥冬三兩。各為末。蜜為丸。每日白滾水送下。早晚各五錢。一料全愈。此方較前更奇。而神方中用龍虎二味。實有妙義。龍能定驚。虎能止悸。入之補心補腎之中。使心腎交通。而神魂自定而且安也。

人有先驚而後悸。亦有先悸而後驚。似乎驚悸不同。而不知實非有異也。不過輕重之殊耳。吾前條已備言之矣。而此條又重申之者。何故。蓋辨驚悸之分。中有合。合中有分。耳。驚有出於暫。而不出於常。悸有成於暗。而不成於明者。又不可不別也。似乎常暫明暗之不同。然而暫驚。輕於常驚。明悸。重於暗悸。四者不同。而驚悸仍同也。然則治之法。將分而治之乎。抑合而治之也。知其合中之分。則分治之而效。知其分中之合。則合治之而亦無不效矣。蓋驚出於暫。吾治其常。悸成於明。吾治其暗。吾定一方。合驚悸而治之。名為兩靜湯。

人參一兩 生棗仁二兩 菖蒲一錢 白芥子三錢 丹砂三錢 巴戟天一兩 水煎服。連服四劑。驚者不驚。而悸者亦不悸也。此方妙在用棗仁之多。以安其心。尤妙在用人參巴戟天以通心腎。心腎兩交。則心氣通於腎。而夜能安。腎氣通於心。而日亦安也。心腎交而晝夜安。即可久之道也。日計之而能安。即月計之而無不安矣。又何慮常暫明暗之猶動驚悸哉。

虛煩門

人有遇事而煩心。多言而煩心。起常若胸中擾攘。不思而念若紛紜。不動而意若嘈雜。此俗云虛煩也。乃陰陽偏勝之故。火有餘而水不足也。或謂虛煩之病。心熱而加膽寒。心

熱則火動而生煩。膽寒則血少而厭煩矣。不知虛煩實本於心熱。膽則未嘗寒也。夫膽則最喜熱而惡寒。世人云膽寒則怯者。止言膽之不可寒也。然則膽寒則怯。何敢犯火熱之心。可見虛煩是心火之熱。非膽木之寒也。古人用溫膽湯以治虛煩。而煩轉盛者。止誤認膽寒也。治之法宜於補心之中。而用清心之味。則去熱益心。而虛煩自除也。方用解煩益心湯。人參二錢。黃連一錢。生棗仁三錢。白朮一錢。茯神三錢。當歸二錢。玄參五錢。甘草三分。枳壳五分。天花粉二錢。水煎服。一劑煩止。再劑煩除矣。此方純是入心之藥。清火而加入消痰之藥者。有火必有痰也。火化痰而煩益劇者。痰火散而煩自釋矣。况又有補心之劑。同群而並濟哉。

人有年老之時。患虛煩不得寐。大便不通常。有一裏熱氣自臍下直冲於心。便覺昏亂欲絕。人以為火氣之冲心也。誰知是腎水之大虧乎。夫心中之液實腎內之精也。心火畏腎水之剋。乃假剋也。心火喜腎水之生。乃真生也。心得腎之交。而心乃生。心失腎之通。而心乃死。虛煩者。止死心之謂也。惟是腎既上通於心。何以臍下之氣上冲。而心煩得毋闕元之氣。非腎中之氣也。不知腎之交於心者。乃腎水之交。而非腎火之交也。腎水交於心。而成既濟之泰。腎火交於心。而成未濟之否。故既濟而心安。未濟而心煩耳。老人者。取陽無

水熱氣上冲。乃腎火之冲心也。火之有餘。實水之不足。治之法。大補其腎中之水。則水足以制火。火不上冲。而煩自止矣。方用六味地黃湯。加品治之。熟地一兩 山茱萸五錢 山藥四錢 茯苓三錢 丹皮五錢 澤瀉二錢 白芍五錢 麥冬五錢 炒棗仁五錢 北五味一錢 柴胡五分 甘菊三錢 水煎服。二劑而煩却。四劑而大便通。二十劑不再發。六味丸湯。所以滋腎水之涸也。麥冬五味。滋其化源。白芍柴胡。以平肝。肝平而相火無薰。不至引動。包絡之火。又得棗仁甘菊之相制。則心氣自舒。而復有腎水之交通。有潤之樂。而無燥之苦。豈尚有慮煩之動乎。故飲之而安然也。

不寐門

人有晝夜之間。俱不能寐。心甚煩燥。人以為心經之熱。火動不安也。誰知是心腎之不交乎。雖日間不寐。與夜間不寐。各有分別。而此則不必分也。蓋日不能寐者。乃腎不交於心也。夜不能寐者。乃心不交於腎也。今日夜俱不寐。乃心腎兩不相交耳。夫心腎之所以不交者。心過於熱。而腎過於寒也。心原屬火。過於熱。則火交於上。而不能下交於腎矣。腎原屬水。過於寒。則水沉於下。而不能上交於心矣。然則治之法。使心之熱者不熱。腎之寒者不寒。自然寒之中有熱之性。熱之中有寒之機。兩相引而自兩相合也。方用上下兩濟丹。

人參一錢 熟地一兩 白朮五錢 山茱萸三錢 肉桂五分 黃連五分 水煎服。一劑而即寐。

矣。何藥之神也。蓋黃連涼心之妙品。肉桂乃溫腎之聖味。二物同用。原能交心腎於頃刻。然無補藥以輔之。未免熱者有太燥之虞。而寒者有過涼之懼。得熟地人參白朮山萸以相益。則交接之時。既無刻削之苦。自有懽愉之慶。然非多用之。則勢單力薄。不足以投其所好。而贖其所取。恐暫效而不能久效耳。

人有憂愁之後。終日困倦。至夜而雙目不閉。欲求一閉目而不能者。人以為心腎之不交也。誰知是肝氣之太燥乎。夫憂愁之人。未有不氣鬱者也。氣鬱既久。則肝氣不舒。肝氣不舒。則肝血必耗。肝血既耗。則木中之血。上不能潤於心。而下必取汲於腎水。然而肝木大耗。非杯水可以灌溉。曷日日之取給乎。於是腎水亦枯。而不能供肝木之涸矣。其後腎止。可自救其焦釜。見肝木之來親。有閉關而拒之者矣。肝為腎之子。腎母且棄之。而不顧。況心為腎之仇。又烏肯引火而自焚乎。所以堅閉之而不納也。治之法。必須補肝血之燥。而益之補腎之枯。自然水可以養木。而肝可以交心也。方用潤燥交心湯。白芍一兩 當歸

一兩 熟地一兩 玄參一兩 柴胡三分 菖蒲三分 水煎服。一劑而肝之燥解。再劑而肝之鬱

亦解。四劑而雙目能閉而熟睡矣。此方用芍藥當歸以滋其肝。則肝氣自平矣。又得熟地

以補腎水則水足以濟肝。而肝之血益旺。又得玄參以解心中之炎。而又是補水之劑。投之柴胡葛蒲。解肝中之鬱。引諸藥而直入於心宮。則腎肝之氣自然不交而交也。

人有夜不能寐。惟恐鬼祟來侵。睡卧反側。輾轉不安。或少睡而即便驚醒。或再睡而恍如捉拿。人以為心腎不交之故。而孰知不然。蓋膽氣之怯也。夫肝屬少陽。少陽之經為羊表半裏之間。心腎交接之會也。心之氣由少陽以交於腎。腎之氣亦由少陽以交於心。膽氣既虛。心腎二氣至。不敢相延。而為之介紹。心腎怒其閉門不納。兩相攻擊。故膽氣愈虛。驚悸易起。益不能寐耳。治之法宜補少陽之氣。然補少陽。又不得不補厥陰也。蓋厥陰脾經與少陽膽經為表裏。補厥陰之脾。正補少陽之膽耳。方用肝膽兩益湯。白芍一兩。遠志五錢。炒棗仁一兩。水煎服。一劑而寐安。二劑而睡熟。三劑而驚畏全失也。此乃白芍入肝入膽之聖藥。佐遠志棗仁者。似乎入心而不入膽。不知遠志棗仁既能入心。亦能入膽之物也。况同白芍用之。則共走膽經。又何疑乎。膽得三味之補益。則膽汁賴旺。膽汁既旺。又何懼心腎之相投乎。自然往來介紹。彼此延接。稱魚水之歡。為來夢之媒也。

人有神氣不安。卧則魂夢飛揚。身雖在床。而神若遠離。聞聲則驚醒而不寐。通宵不能閉目。人以為心氣之虛也。誰知是肝經之受邪乎。夫肝主藏魂。肝血足則魂藏。肝血虛則魂

越游魂多變亦因虛而變也。否則魂且藏於肝之舍。雖有邪引之。而魂不為動也。故卧之而安然得寐耳。今肝血既虧。肝臟之中無非火熱之氣。木得火而自焚。魂將安寄。魂自避出於軀壳之外。一若離魂之症。身與魂分為兩也。然而離魂之症與不寐之症又復不同。離魂者魂離而能見物。不寐而若離魂者魂離而不能見物也。其所以不能見物者。陰中有陽。非若離魂之症純於陰耳。治之法祛肝之邪而先補肝之血。血足而邪自難留。邪散而魂自歸舍。不必招夢而夢自來。亦不必祛夢而夢自絕。方用引寐湯。白芍一兩。當歸

五錢。龍齒未火煨二錢。兔絲子三錢。巴戟天三錢。麥冬五錢。柏子仁二錢。炒棗仁三錢。茯

神三錢。水煎服一劑而寐矣。連服數劑。夢魂甚安。不復從前之飛越也。此方皆是補肝補心之藥。而用之甚奇者。全在龍齒。古人云。治魂不寤者。宜以虎睛。治魂飛揚者。宜以龍齒。正取其龍齒入肝而能平木也。夫龍能變化動之象也。不寐非動乎。以龍齒佐之。不益助遊魂之不定乎。不知龍雖動而蓋藏動之極。正藏之極也。用龍齒以引寐者。非取其動中之藏乎。此亦古人之所未言。余不覺洩天地之奇也。

人有心顛神懾。如處孤壘而四面受敵。達旦不能寐。目眇眇無所見。耳聵聵無所聞。欲少閉睫而不可得。人以為心腎之不交也。誰知是胆虛而風襲之乎。夫胆虛則怯。怯則外邪

易入矣。外邪乘胆氣之虛，既入於胆之中，則胆氣無主。一聽邪之所為，胆欲通於心，而邪不許，胆欲交於腎，而邪又不許。此目之所以眇眇，而耳之所以聵聵也。心腎因胆氣之不通，亦各退守本宮，而不敢交接，故欲閉睫而不可得也。夫胆屬少陽，少陽者，木之屬也。木與風同家，故風最易入也。風乘胆木之虛，居之而不出，則胆畏風之威，胆愈怯矣。胆愈怯而又無子母之援，何啻如卧薪嘗胆之苦。又安得悠然而來夢乎。治之法，必助其胆氣之旺，而佐之祛風蕩邪之品，則風邪自散，而胆氣亦壯，庶可高枕卧矣。方用祛風益胆湯。

柴胡二錢

郁李仁一錢

烏梅一個

當歸一兩

川芎三錢

麥冬五錢

沙參三錢

竹茹一錢

甘草

草一錢

白芥子二錢

陳皮五分

水煎服

連服兩劑

而顛懼止

再服二劑

而見聞有所用

人亦熟睡矣

此方純不去引心腎之交，而惟去瀉胆木之風邪，風邪外散，而胆氣又得歸焉。

之相助，則胆汁不乾，可以分給於心腎，自然心腎兩交，欲不寐得乎。此病之所以如失也。

健忘門

人有老年而健忘者，近事多不能記憶。雖人述其前事，猶若茫然，此真健忘之極也。人以為心血之涸，誰知是腎水之竭乎。夫心屬火，腎屬水，水火似乎相剋，其實相尅而妙在相生。心必藉腎以相通，火必藉水而既濟，如止益心中之血，而不去填腎中之精，則血雖驟生。

而精仍長潤。但能救一時之善忘。而不能冀長年之不忘也。治之法。必須補心。而兼補腎。使腎經不乾。自然上通於心。而生液。然而老年之人。乃陰盡之時。補陰而精不易生。非但藥品宜重。而單恃煎湯。恐有一時難以取勝之憂。服煎劑之後。以丸藥繼之。始獲永遠之效也。湯方名為生慧湯。熟地一兩。山茱萸四錢。遠志二錢。生棗仁五分。柏子仁去油五錢。茯苓三錢。人參三錢。菖蒲五分。白芥子二錢。水煎服。連服一月。自然不忘矣。此方心腎兼補。上下相資。實治健忘之聖藥。若能日用一劑。不特却忘。并有延齡之慶矣。然而人必苦服藥也。則丸方又不可不傳耳。丸方名為扶老丸。人參五錢。白朮三兩。茯神二兩。黃芪三兩。當歸三兩。熟地半斤。山茱萸四兩。玄參三兩。菖蒲五錢。柏子仁三兩。生棗仁四兩。麥冬三兩。龍齒三錢。白芥子一兩。各為細末。蜜為丸。丹砂為衣。每晚開白滾水吞下。三錢。久服斷不健忘也。此方老少人俱可服。而老年人尤宜益補腎之味。多於補心。精足而心之液生。液生而心之竅啓。竅啓而心之神清。又何至昏昧而善忘哉。

人有壯年而善忘者。必得之傷寒大病之後。或酒色過度之人。此等之病。視若尋常。而本實先撥。最為可畏。世人往往輕之。而不以為重。久則他病生焉。變遷異症。而死者多矣。予竇憫之。故又論及此。此種健忘。乃五臟俱傷之病。不止心腎二經之傷也。治之法。將五臟

俱治之乎。仍治其心腎而已矣。然而徒治心腎，使胃氣其弱，則虛不受補，甚可慮也。必須加意於強胃，使胃強不弱，始能分布精液於心腎也。方用生氣湯：人參一錢，白朮一錢，茯苓三錢，遠志八分，生棗仁二錢，熟地五錢，山茱萸一錢，甘草三分，神曲三分，半夏三分，麥冬一錢，肉桂三分，菖蒲三分，艾實三錢，廣木香一分。水煎服，四劑而胃口開，十劑而善忘少矣。連服三十劑全愈。此方藥味多而分量輕者，以病乃久虛之症，大劑恐有阻滯之憂，味少恐無調劑之益，所以圖功於緩而奏效乎遠也。而猶妙在扶助胃氣，而仍留意於補心腎之二經。又妙在五臟未常不同補也。有益無損，殆此方之謂歟。

人有氣鬱不舒，忽忽如有所失，目前之事竟不記憶，一如老人之善忘。此乃肝氣之滯，非心腎之虛耗也。夫肝氣最急，鬱則不能急矣。於是腎氣來滋，至肝則止，心氣來降，至肝則回，以致心腎兩相間隔，而兩遺忘也。治之法，必須通其肝氣之滯，而後心腎相通。何至有目下之失記者乎。然而肝氣之通，必須仍補心腎之氣。要在於補心補腎之中，而解其肝氣之鬱，則鬱尤易解，不至重鬱。否則已結之鬱雖開，而未結之鬱必至重結。何日是不忘之時乎。方用通鬱湯：白芍一兩，茯神三錢，人參二錢，熟地三錢，玄參三錢，麥冬三錢，當歸五錢，柴胡一錢，菖蒲五分，白芥子二錢，白朮五錢。水煎服，一劑而鬱少解，二劑而鬱更

解四劑而鬱盡解善忘之病不知其何以去也。此方善於開鬱而又無刻削乾燥之失直解其肝中之沉滯使肝血大旺既不取給於腎水復能添助乎心火心肝腎一氣貫通寧尚有遺忘失記之事哉。

人有對人說話隨說隨忘人述其言杳不記憶如從前並不曾道及人以為有患憑之也。誰知是心腎之兩開乎。夫心腎交而智慧生心腎離而智慧失人之聰明非生於心腎而生於心腎之交也。腎水資於心則智慧生生不息心火資於腎則智慧亦生生無窮苟心火亢則腎畏火交而不敢交於心腎水竭則心惡水乾而不肯交於腎兩不相交則兩相疎矣兩相疎勢必至於兩相忘心腎如夫婦也心腎至於自忘又何能記及於他事乎不啻如夫婦之乖離兩不相親棄之如遺矧陌路之人毋怪其善忘也。治之法必須大補心腎使其相離者而重至於相親自然相忘者重至於相憶耳。方用神交湯 人參一錢麥冬一兩 巴戟天一兩 柏子仁五錢 山藥一兩 芡實五錢 玄參一兩 丹參三錢 茯神三錢 菟絲子一兩 水煎服連服十劑即不忘矣。服一月不再忘。此方似乎重於治心而輕於治腎不知夫婦之道必男求於女而易於相親重於治心者正欲使心之先交於腎也。然而方中之妙無一味非心腎同治之藥是治心無非治腎也。治心既無非治腎是交腎無非交

心也。兩相交而兩相親。又寧有再忘者乎。故治之而奏功也。

癩癇門

人有素常發癩。久而不效。口中喃喃不已。時時忽忽不知時。而叫罵。時而歌唱。吐痰如蛇。蚰之涎。人皆謂痰病也。然以清痰化涎之藥治之多不效。蓋此症乃胃中少有微熱。而氣又甚衰。故症有似於狂而非狂。有似於癩而非癩也。治之法宜補胃氣而微用清火之藥。可以奏功。然而胃土之衰。由於心火之弱。胃土之盛。由於心火之微。又未可徒補胃土而清胃火也。方用治心平胃湯。上人參一錢。茯苓神一兩。貝母三錢。神曲一錢。肉桂三分。甘草一錢。甘菊二錢。菖蒲一錢。生棗仁五錢。水煎服。一劑而癩止。半再劑而癩盡除也。此方補胃氣以生心氣。尤妙在助心火而平胃火。故心既無傷。而胃又有益。不必治癩而癩自無不止矣。

人有壯年之人。痰氣太盛。一時跌仆。口作牛馬之鳴者。世人所謂牛馬之癩也。其實乃虛寒之症。痰入心包也。夫心屬火。而心包亦屬火也。心喜寒。而心包喜溫。所以寒氣一入。包絡即拂其性矣。况又有痰氣之侵乎。夫人身之痰。五臟六腑無不相入。安在犯包絡之。即至於迷心而不知實有義也。包絡為心君之相。凡有痰侵心包。絡先受。包絡衛君。惟恐使

痰之相犯。情願身當其災。故痰氣一入。即號召勤王。呼諸臟腑之相救。作牛馬之聲者。所謂痛不擇聲也。治之法。急救其心。不若急救其包絡耳。方用濟艱湯。白朮一錢。人參五錢。

茯苓三錢。菖蒲五分。遠志一錢。柏子仁三錢。半夏三錢。天花粉一錢。南星一錢。附子一錢。

神曲一錢。水煎服。一劑而癩止。再劑全愈。連服八劑。此症永絕不再發。方中雖是救包絡之藥。其實仍是救心之火也。心君安而相臣更安。況附子南星。俱是斬關奪門之將。主

聖臣良。指揮如意。而外邪近賊。掃蕩無遺。可慶彼甯之福也。有小兒易於發癩。癩之症者。雖起於飲食之失宜。亦由於母腹之中。先受驚恐之氣也。故

一遇可驚之事。便跌仆吐涎。口作猪羊之聲。世皆謂是猪羊之癩。用祛痰搜風之藥。而益甚。絕不悟小兒脾胃之虛弱。而一用補劑也。健脾扶胃之道。尚然不識。又何能悟其先天

之虧損。而大補其命門。膻中之火乎。所以愈止驚而驚益甚。愈治癩而癩更多也。治之法。宜補其脾胃之土。而更補命門之火。以生脾。復補膻中之火。以生胃。不必治痰。而痰自消

化於烏有也。方用四君子湯加減。人參一錢。茯苓三錢。白朮二錢。甘草一分。附子一斤。

半夏八分。白微三分。水煎服。一劑即止驚。而癩亦即愈。四君子湯原是補脾胃之聖藥。脾胃然而驚風自收。原不必用鎮定之藥以止之也。况加附子。無經不達。而更能直補命門。

膈中之火以生脾胃二經之土則土更易旺而痰更易消且又益之半夏以逐其敗濁白

微以收其神魂又安得而動癩哉按附子一斤又按一斤必恐原板有誤是一片之誤

婦人一時發癩全不識羞見男子而如飴遇女子而甚怒往往有赤身露體而不顧者此

乃胆火熾盛思男子而不可得鬱結而成癩也夫胆火熾盛何便成癩其中蓋有故焉婦

人肝木最不宜旺旺則木中生火火逼心而焚燒則心君不安有下殿之走矣然而心君

之外有包絡之護何以不為阻隔任其威逼乎不知肝木之火乃虛火也虛火與相火同

類底比匪之朋忘聖明之戴聽其直燒宮殿而不顧也然而心君出走宜有死亡之慮何

以但癩而不死蓋有腎水之救援耳思男子而不可得者因腎經之旺也雖所旺者單是

腎火而腎水實未涸也有肝火之相逼即有腎水之相滋所以但成癩病而未至天喪耳

然則治之法奈何瀉其肝火而并補其腎水而兼舒其鬱悶之氣為得也方用散花丹

柴胡三錢炒梔子五錢白芍藥二兩當歸一兩生地一兩熟地二兩玄參二兩天花粉三

錢陳皮二錢茯苓五分水煎服一劑而癩輕二劑而羞惡生三劑而癩失必閉門不見人

也此方之妙全去瀉肝之火不去耗肝之血尤妙疏肝之鬱不去散肝之氣更妙補腎中

之精不去救心中之燭水足則木得所養而火自息於木內火息則神得所安而魂自返

於肝中。况以有消痰利水之劑。則痰氣盡消。各化為水。同赴於膀胱而自出矣。雖再欲花
癩。烏可得乎。不求散而自散矣。

人有入干戈之中。為賊所執。索金帛不與。賊褫其衣。將受刃。得釋。遂失心如痴。人以為失
神之病也。誰知是胆落之病乎。夫胆附於肝者也。因驚而胆落者。非胆之果落於肝中也。
蓋胆中之汁。味散而不收。一如胆之墮落於肝耳。胆既墮落。則胆中之汁。盡為肝之所收。
則肝強胆弱。而心不能取決於胆。心即忽忽如失。一如癩痴之症矣。治之法。瀉肝氣之有
餘。補胆氣之不足。則胆汁自生。而癩痴可愈矣。方用却驚丹治之。附子三分。陳皮一錢。

白朮三錢。當歸五錢。丹珠一錢。鐵粉一錢。茯神三錢。遠志一錢。半夏一錢。人參一錢。薄荷

一錢。天花粉二錢。南星一錢。各為細末。蜜為丸。如彈子大。姜湯送下。一九而驚氣即收矣。

連服三丸。而癩痴自愈。不必盡服。此方安神定志之聖方也。方中全在用鐵粉為神。鐵粉
者。鐵落也。最能推抑肝邪。而又不損肝氣。肝與胆同類。均木之象也。木畏金刑。必然之理。
用鐵落以制肝。非取其金剋木之意乎。金剋肝木。未必不金剋胆木矣。然而肝木陰木也。
膽木陽木也。鐵落剋陰木。而不剋陽木。故制肝而不制膽。所以既伐肝邪。即引諸藥直入
膽中。以生膽汁。不獨取其化痰而靜鎮耳。

人有思慮過度。耗損血氣。遂至癩疾。或哭或笑。或裸體而走。或閉門而言喃喃不已。人以
 為花癩之病也。誰知是失志之癩乎。夫思慮過多。必傷於脾。脾氣一損。即不能散精於肺。
 肺氣又傷。而清肅之令不行。而脾氣更傷矣。且脾者心之子也。脾病而心必來援。猶子病
 而母必來顧。心見脾氣之傷。以致失志。則心中無主。欲救而無從。欲忘而不得。呼隣而不
 應。忘仇而來侵。於是自忘其身。將為從井之事。見人而嚙。背客而絮語。遂至於癩而不
 自覺也。治之法。非急清其心不可。然而心病由於脾病也。補心以定志。更不若補脾以定
 志之為神。方用歸神湯。人參一錢。白朮一兩。巴戟天一兩。茯神五錢。紫荷車一具。半夏
 三錢。陳皮一錢。甘草一錢。丹砂一錢。菖蒲一錢。麥冬五錢。柏子仁三錢。不去油。白芥子三
 錢。各為末。先將紫荷車淨水煮熟。不可去血絲。搗爛。將各藥末再搗為丸。白滾湯送下。五
 錢。連服數日。而癩如失也。此方心脾同治之藥也。雖消痰而不耗氣。而尤妙者。在用紫荷
 車。蓋紫荷車為先後天之母。更能歸神於頃刻。神得河車而有依。則志即依神而相守。不
 特已失者重回。而既回者尤能永固也。

狂病門

人有熱極發狂。登高而呼。棄衣而走。氣喘發汗。不啻如雨。此乃陽明胃經之火也。夫陽明

狂病 十七

之火。何以能使人登高而呼乎。蓋火性炎上。內火熾騰。則身自飛揚矣。熱鬱於胸中。而不得發。得呼則氣泄矣。衣所以蔽體者也。而熱既盛。衣之覆體。不啻如焚棄之。則快。又何顧焉。火刑肺經。自然大喘。喘極而肺金受傷。不能自衛。夫皮毛。腠理開泄。陰不攝陽。逼其汗而外出。有不可止逼之勢。汗既盡出。心無血養。神將飛越。安得而不發狂乎。方用加味甘白虎湯救之。

人參

二兩

石膏

三兩

知母

五錢

茯苓

五錢

葉三百片 糯米一分 水煎服。一劑而狂定。再劑而熱止矣。不可用三劑也。此症非用白虎

湯以急救胃火。則腎水立時蒸乾。身成黑炭矣。然而火勢燎原。非杯水可救。必得滂沱大

雨。則滿山遍野之焰。始能盡行撲滅也。

人有火起發狂。腹滿不得卧。面赤心熱。妄見妄言。如見鬼狀。此亦陽明胃火之盛也。然胃火是陽症。而妄見妄言。如見鬼狀。又是陰症。何也。不知陽明之火盛。由於心包之火盛也。陽明屬陽。心包屬陰。心包與陽明之火一齊並動。故腹滿而不得卧。倘止胃火之動。而心包之火不動。雖口渴腹滿。而尚可卧也。惟心包助胃火而齊動。遂至心神外越。而陰氣乘之。若有所見。因而妄有所言。如見鬼而實非真有鬼也。治之法。仍宜瀉胃之火。而不必瀉心包之火。蓋胃為心包之子。心包為胃之母也。母盛而子始旺。然子衰而母亦弱耳。瀉胃

火非即瀉心包之火乎。方用瀉子湯。玄參三兩。甘菊花一兩。知母三錢。天花粉三錢。水煎服。一劑而胃火平。二劑而心包火亦平矣。二火既平而狂病自愈。論理此症可用白虎湯。子嫌白虎湯過於峻削。故改用瀉子湯。以此症心包屬陰。用白虎湯以瀉陽。畢竟有傷陰氣。不若瀉子湯既瀉其陽而又無損其陰之為愈也。或曰母盛而子始旺。瀉心包之火可也。何以瀉胃子之火乎。不知五臟六腑之火。最烈者胃火也。胃火一熾。將腎水立時燉乾。故必須先救胃火。胃火息而心包之火亦息矣。倘先瀉心包之火。而寒涼之藥不能先入心包。必由胃而後入。假道滅虢。不反動胃火之怒乎。不若直瀉胃火。既能制陽。又能制陰。而有所得也。

人有易喜易笑。狂妄譫語。心神散亂。目有所見。人疑為胃火之熱也。不知此病非胃熱也。乃心熱耳。心熱發狂。膈中之外衛。謂何亦因心過於酷熱。則包絡膈中何敢代君以司令。聽心君之自主。而喜笑不節矣。譬如君王恣肆以擅威。宰輔大臣不敢輕諫。則近侍左右無非便佞之流。自然聲色可以娛心。言語可以博趣。此偏喜偏笑之所必至也。於是所發之令。無非亂政矣。及至今不可行。而渙散之景象。有同鬼域矣。人心之發熱。何獨不然。然而心中發狂。以至神越。宜立時暴亡矣。何以仍能苟延日月也。不知心熱之發狂。不同於

胃熱之發狂也。胃之發狂乃外熱而犯心。心之發狂乃內熱而自亂。故胃狂而有遠亡之禍。心狂而有苟延之倖也。治之法必以清心為主。心清而狂自定矣。方用清心丹。黃連三錢。茯神五錢。生棗仁五錢。人參二錢。麥冬一兩。玄參一兩。丹參三錢。水煎服。一劑而神定。再劑而狂定。不必用三劑也。此方黃連以清心火。然徒用黃連則火正燥。恐黃連性燥。燥以動燥也。所以又益人參。丹參。麥冬之類。潤以濟之也。火之有餘。自然氣之不足。補氣以瀉火。則心君無傷。可靜而不可動也矣。

人有心熱發狂。所言者無非淫亂之言。所喜者無非歡愉之事。一拂其言。一違其事。則狂妄發。見神見鬼。人以為心熱之極也。誰知是心包之熱乎。夫心包為心君之相也。君王安靜神明。胡為任相臣之拂亂。乖張至此。蓋君弱臣強。心中寒極。不能自主耳。譬如庸懦之主。朝綱解紐。乃寄其權於相。而相臣植黨營私。攬權專肆。生殺予奪。出其手。奉令者立。即遷除。違命者輒加褫革。其則視殺人為兒戲。輕人命為草菅。窮奢極慾。縱惡逞淫。聞順情之辭則喜。聽逆耳之言則怒。顛倒是非。違背禮法。不必神怒鬼擊。而彼心自疑。若有所見矣。心包熱狂。正復相似。治之法自應瀉心包之火。然而徒治心包。而心君內寒。愈有震主之嫌。必須補助心君。使心氣不弱。而後呼召外臣。可清君側之賊矣。苟或單瀉心包之

火則心包且有犯上之危。非治法之善也。方用衛主湯。人參一錢。茯苓五錢。玄參一兩。天花粉三錢。麥冬五錢。生地五錢。丹皮三錢。水煎服。一劑而心熱止。二劑而狂妄定。四劑而喜怒得其正矣。方中止玄參生地丹皮乃清心包之藥。其人參茯苓麥冬仍是補心之品也。心強而心包之火自弱矣。况玄參生地丹皮雖瀉心包而亦是補心之劑。自然撥亂而為安。化姦而為忠也。或謂心君虛寒用人參以補虛是矣。然用玄參丹皮生地之類。雖涼心包獨不益心之寒乎。似乎宜加熱藥以濟之也。嗟乎。心寒用熱藥理也。然而心包火旺用助火之藥以益心。必由心包而後能入。火性炎蒸。心未必得益而轉助心包之焰矣。故不若用人參以助心之為得。蓋人參亦能助心包也。是人參非心包所惡。同玄參之類共入之。自然擁衛心君。指揮群藥。以掃蕩炎氣。則心氣自旺。寒變為溫。又何必用熱藥以生變哉。

人有為強橫者所折辱。憤懣不平。遂病心狂。時而持刀。時而踰屋。披頭大叫。人以為陽明胃火之盛也。誰知是陽明胃土之衰乎。夫陽明火盛必由於心火之大旺也。心火旺而胃火盛。是火生夫土也。心火衰而胃火盛。是土敗於火也。火生土而胃安。土敗火而胃變。雖所變有似於真火之盛。而中已無根。欲土崩瓦解而不可救矣。夫狂症皆是熱。而余以此

為虛熱而非實熱。孰肯信之。不知臟腑實熱可以涼折。而虛熱必須溫引。然而陽明胃經之虛熱。又不可全用溫引也。於溫中而佐之微寒之品。實治法之善者。蓋陽明虛熱。乃內傷而非外感也。因憤懣而生熱。不同於邪入而生熱也。明甚以邪熱為實熱。而止熱為虛熱耳。方用平熱湯。

人參 一錢
黃芪 一兩
甘草 一錢
麥冬 一兩
黃芩 一錢
青皮 五分
竹瀝 一合
白芍 五錢
茯苓 三錢
棗仁 三錢
炒梔子 五分
天花粉 三錢
柴胡 五分
水煎服二劑而

狂輕。四劑而狂定。服一月而安然。熟臥矣。此方變竹葉石膏湯。以治陽明之虛熱也。甘溫以退大熱。復佐之以甘寒。使陽明之火相順而不相逆。轉能健土於火宅之中。消烟於餘氣之內。土既有根。火又自息。何狂之不去乎。倘以為實熱。而用竹葉石膏也。去生自遠矣。人有忍饑過勞。忽然發狂。披髮裸身。固知羞惡。人以為失心之病也。誰知是傷胃而動火乎。夫胃屬陽明。陽明火動多一發而不可止。世皆謂胃火宜瀉。而不宜補。然而胃實可瀉。而胃虛不可瀉也。經云。二陽之病發心脾。二陽者。止言胃也。胃為水穀之海。最能容物。物入胃而消。胃亦得物而養。物養胃而火靜。胃失物而火動矣。及至火動而胃土將崩。必求救於心脾。心見胃火之沸騰。而心之神有切膚之痛。自擾亂而不寧。脾見胃火之焚燒。而脾之意有震隣之恐。亦紛紜而無定勢。必失其歸依。安得而不發狂哉。治之法。不必安心。

之神。真脾之意也。仍救其胃氣之存。而狂自可定也。雖然。救胃氣者。必救胃土也。欲救胃土。而不少殺胃火。則胃氣亦未能獨存耳。方用救焚療胃湯。人參一兩。玄參一兩。竹瀝一合。陳皮三分。神曲五分。山藥五錢。百合五錢。水煎服。一劑而狂定。再劑而狂止。三劑全愈。此方大用人參以救胃土。即兼用玄參以殺胃火。又益之群藥以調停於心肺脾腎之間。使肝不敢來傷胃土。則胃氣尤易轉也。胃氣一轉。胃傷可補。胃既無傷。而心之神脾之意。又寧有擾亂而紛紜乎。此狂之所以易定耳。

呆病門

人有終日悠悠。忽不言不語。不飲不食。忽笑忽歌。忽怒忽哭。與之美饌則不受。與之糞則大喜。與之衣不服。與之草木之葉則又大喜。人以為此呆病也。不必治之也。然而呆病之成。必有其故。呆病之始。必有其因。大約其始也。起於肝氣之鬱。其終也。由於胃氣之衰。肝鬱則木尅土。而痰不能化。胃衰則土制水。而痰不能消。於是痰積於胸中。盤據於心外。使神明不清。而成其呆病矣。治之法。開其鬱結。逐其痰。健其胃。以通其氣。則心地光明。而呆景盡散也。方用洗心湯。人參一錢。茯神一兩。半真五錢。陳皮三錢。神曲三錢。甘草一錢。附子一錢。菖蒲一錢。生棗仁一兩。水煎半碗。灌之。必熟睡。聽其自醒。切不可驚醒。反至難

愈也。此等之病。似乎有祟。憑之。然而實無祟也。即或有祟。不可治邪。補正而邪自退。蓋邪氣之實。亦因正氣之虛而入之也。此方補其正氣。而絕不去祛邪。故能一劑而奏效。二劑而全愈也。或謂此病既是正虛無邪。何以方中用半夏陳皮如是之多乎。不知正虛必然生痰。不祛痰則正氣難補。補正氣而因之祛邪。是消痰仍是補正也。雖然痰消而正氣旺。是痰即邪也。補正氣而佐之攻痰。引祛痰之藥。直入於心宮。以掃蕩其邪。邪見正氣之旺。安得不消滅於無踪哉。或又謂呆病既成於鬱。不解鬱而單補正以攻痰。何以能奏功如此。不知呆之病。其始雖成於鬱。然鬱之既久而成呆。其從前之鬱氣久則盡亡之矣。故但補胃氣以生心氣。不必又治肝氣以舒鬱氣也。

人有患呆病者。終日閉戶獨居。口中喃喃。多不可解。將自己衣服。用針線密縫。與之飲食。時而用。時而不用。嘗有數日。枵腹而不呼。饑餓者。見炭最喜食之。如爽口之物。人皆棄之。為是必死之症也。誰知尚有可生之機也。夫呆病而至於喜炭。尚可救之。以回春。豈呆病而至於食炭。反思棄之以為必死乎。不知喜炭者。乃胃氣之衰。而食炭者。乃肝氣之燥。凡飲食之類。必入於胃。而後化為糟粕。是糞乃糟粕之餘也。糟粕宜為胃之所不喜。何以呆病而轉喜之乎。不知胃病則氣降而不升。氣降而不升。則不喜升而反喜降。糟粕正胃中

所降之物也。見糞而喜者，喜其同類之物也。然而呆病見糞則喜，未嘗見糞而食也。若至於食糞，則不可治矣。以其胃氣太降於至極耳。夫炭乃木之燼也。呆病喜之者，亦有其故。呆病成於鬱鬱，病必傷肝。木火焚以傷心，則木為心火所剋，肝中之血盡燥而木為焦枯之木矣。見炭而喜食者，喜其同類而食之，思救其肝木之燥耳。然而可生之機全在食炭。夫炭本無滋味，今食之而如飴，是胃氣之未絕也。治其胃氣而祛其痰涎，則呆病可愈也。方用轉呆丹。

人參一錢 白芍三兩 當歸一兩 半夏一兩 柴胡八錢 生棗仁一兩 附子一錢 菖蒲一兩 神曲五錢 茯神一兩 天花粉三錢 柏子仁五錢 水十碗煎一碗，使強有力者，抱住其身。另用二人執擘其兩手，以一人托住其下頷，一人將羊角去尖，插其口灌之。倘不肯服，不妨以杖擊之，使動怒氣而後灌之。服後必然罵詈少頃，必倦而卧，聽其自醒。切不可驚動。自醒則全愈。否則止可半愈也。此方大補其心肝之氣血，加之祛痰開竅之藥，則肝中枯渴得滋潤而自甦，心內寡弱得補助而自強。於是心氣既清，肝氣能運力，能祛逐痰涎，隨十二經絡而盡通之。又何呆病之不可愈哉。倘或驚之使醒，則氣血不能盡通，而經絡不能盡轉，所以止可半愈也。然能再服此湯，亦未有不全愈者矣。

人有一時而成呆病者，全不起於憂鬱，其狀悉與呆病無異，人以為有祟憑之也。誰知是

起居失節。胃氣傷而痰迷之乎。夫胃屬土。喜火之生者也。然而火能生土。而亦能害土。火不來生。則土無生氣。火過來生。則土有死氣矣。雖然。土中之火。本生土者也。如何生土者。反能害土。豈火為外來之邪火。而非內存之正火乎。孰知邪火固能害土。而正火未嘗不害土也。正火者。土中之真火。如何能害土乎。蓋正火而能養。則火且生土以消食。正火而相傷。則火且害土以成痰。痰成而復傷其胃土。則火且迷心。輕則成呆。而重則發厥矣。起居失節。則胃中勞傷。不生氣而生痰。一時成呆者。乃痰迷於心。腕之下。尚未直入於心包之中也。倘入心包。則人且立亡矣。治之法。生其胃氣。而佐之消痰之品。則痰迷可以再開。不必竟治其呆也。方用啓心救胃湯。

人參一錢 茯苓一兩 白芥子三錢 菖蒲一錢 神曲三錢 半夏二錢 南星二錢 黃連一錢 甘草一錢 枳殼五分 水煎服。一劑而痰解。再劑而神清。三劑而呆病如失。不再呆也。此方全去救心。正所以救胃也。蓋胃為心之子。心氣既清。而胃氣安。有不清者乎。母清而子亦清也。設作呆病之治。亦用附子斬關直入。則火以助火。有頃刻發狂而死矣。總之呆病成於歲月之久。而不成於旦夕之暫。若一時而成呆者。非真呆病也。故久病宜於火中補腎以消痰。而猝病宜於寒中補胃以消痰。又不可不知之也。

呃逆門

人有忽然之間。呃逆不止。人謂是寒氣之相感也。誰知是氣逆而寒入之。故成呃逆乎。然而氣之所以不順者。非氣之有餘。乃氣之不足也。夫此氣為何氣乎。蓋丹田之氣足。則氣守於下焦。而氣順。丹田之氣不足。則氣奔於上焦。而氣逆矣。呃逆雖是小症。然治之不得。法往往有變成危症而不可救。以徒散其寒而不補其氣也。治之法宜大補其丹田之氣。而少佐之以祛寒之藥。則氣旺而可以接續。寒去而足以升提。故不必止呃逆。而呃逆自止也。方用定呃湯。

人參 三錢 白朮 五錢 丁香 五分 陳皮 五分 茯苓 五錢 沉香木 一錢 牛

膝 一錢 水煎服。一劑而呃逆止矣。參苓白朮。純是補氣回陰之藥。丁香祛寒。沉香牛膝降

入丹田。以止其逆。逆氣既回。而呃聲自定。孰謂補氣之藥。非即轉氣之湯哉。

人有痰氣不清。一時作呃逆之聲者。人以為火逆作祟也。夫痰在胃口。而呃逆在丹田。何以能致此耶。不知怪病多起於痰。安在呃逆而獨異之。此丹田之氣欲升於上。而痰結於胸中。不使其氣之直上也。此種呃逆。較虛呃者甚輕。治之法。消其痰氣。而呃逆自除。方用二陳湯加減治之。

人參 五分 陳皮 五分 半夏 一錢 甘草 三分 厚朴 一錢 茯苓 三錢 水煎服。一劑即愈。二

陳湯為治痰之妙劑。加入人參厚朴於補氣之中。而行降氣之藥。自能祛痰於上。焦達氣於下。焦也。

人有口渴舌燥。飲水之後。忽感呃逆者。人以為水氣之故也。誰知是火氣之逆乎。此火乃胃火也。胃火太甚。必大渴呼水。今但渴而不喜大飲水者。乃胃氣之虛。而胃火微旺也。故飲水雖快。而多則不能易消。火上冲而作呃逆耳。治之法。宜補其胃中之土。而降其胃中之火。則胃氣自安。而胃火自息。呃逆亦自止矣。方用平呃散。

參二錢

白朮五錢

茯苓三錢

麥冬三錢

甘草五分

水煎服

一劑即平

此方降胃火而又不

耗胃氣。所以奏功實神。倘以為胃火之盛。而輕用石膏。雖亦能取勝。而終於胃土有傷。呃

逆除而他病又生矣。不若此方之和而又神也。

人有氣惱之後。肝又血燥。肺又氣熱。一時呃逆而不止。人以為火動之故也。誰知亦是氣

逆而不舒乎。蓋肝性最急。一拂其意。則氣必下。剋脾土。而脾土氣閉。則腰臍之間不通。而

氣乃上奔於咽喉而作呃逆矣。倘亦用降火降氣之藥。則呃逆更甚。必須用散鬱之劑。而

佐之清痰潤肺之藥為得也。方用解呃丹。

茯苓神三錢

白芍三錢

當歸二錢

白朮五錢

蘇

葉五分 麥冬五錢

白芥子二錢

柴胡一錢

水煎服

一劑而呃逆即止

此方為散鬱之神方。

不特治呃逆已也。用白朮以利腰膈之氣。用柴芍當歸以舒肝胆之氣。用蘇葉麥冬以潤肺金之氣。用茯苓以通心與膀胱之氣。用白朮芥子以宣膜膈之氣。是一身上下之氣盡行流通。又何慮下焦之氣不上升於咽喉乎。故一劑而收功也。

人有時而呃逆。時而不呃逆者。人以爲氣滯之故也。誰知是氣虛之故乎。夫氣旺則順。氣衰則逆。五行之道也。凡逆之至者。皆衰之極耳。使氣衰不甚。何至於逆乎。惟其衰之甚。則氣弱而不能轉。而呃逆生焉矣。惟是氣衰而呃逆者。不比痰呃與火呃也。補其氣之虛。而呃逆自止。倘不知補氣以治呃。而惟從事於消痰降火也。則輕必變重。而重必入死矣。况痰火之呃。亦虛而致之也。不止寒呃之成於虛也。然則不補虛而徑可以治呃乎。方用六君子湯加減治之。

人參 三錢 白朮 一兩 茯苓 三錢 陳皮 一錢 甘草 三分 半夏 二錢 柿蒂 三枚

水煎服。連服三劑。而呃自除。此方乃治胃之聖劑。胃氣弱而諸氣皆弱。胃氣旺而諸氣皆旺。故補胃氣。正所以補諸氣也。氣既旺矣。豈尚有氣逆之病乎。自然氣轉於須臾。而呃逆頓止矣。况柿蒂尤易轉呃乎。且胃又多氣之腑也。諸氣之逆。皆從胃始。然則諸氣之順。何獨不由胃始哉。故胃氣一轉。而諸氣無不轉也。